讀禮通考

규선2
1.062
111

門 口 12
號 1062
卷 111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一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 徐乾學 等 奉 敕 撰

喪儀節四十四

通論

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疏君子行禮者謂去他祖之國居他國者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鮮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不之昏入於門曾參之臣入於朝宋各宜行本國禮法也

禮器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注二者反本也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疏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王宮反其考妣之本心以樂奏音樂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者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摭也 疏直而行者若親始死孝子哭踊無節直己天性而行也曲而殺者若服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期是曲殺也經而等者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順而摭者摭拾取也若君沐梁大夫用櫛士甲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

此係明治卅八年八月購自□□所贈以贈

禮運 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
樂記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
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注大事謂死喪也
經解 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祭統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檀弓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有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注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性○疏喪禮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

少儀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謝 注恭在貌敬在心謝謙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雜記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中庸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注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生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注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
昏義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注鄉鄉飲酒
孝經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哭不哀 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注觸地無容言不文 注不為文飾 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注舉謂舉內尸于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感之　注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　擗踊哭泣之　注男踊女擗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注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禮器喪禮忠之至也　注謂哭踊服葬之明器　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　注謂聘問　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注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疏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是忠之至也喪禮備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是仁愛其親仁之至也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是義之至也　備服器仁之至也　注謂小斂大斂之衣衾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　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注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禮器喪禮忠之至也　注謂哭踊服葬之明器　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　注謂聘問　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注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疏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是忠之至也喪禮備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是仁愛其親仁之至也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是義之至也

坊記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　注周於送死尤備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褻而不葬者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集注無違謂不背於禮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集注夫子以懿子未達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

集註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者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集注易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責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禮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直行爲之蕢桴土鼓蕢桴土鼓之數所以飾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飾之也則其本哀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集註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也　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言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集注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孟子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集注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注禮各於其時○疏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樂章謂樂書之篇章即詩也此二節事須預習故皆許讀之

張子曰禮在平日豈不嘗學如祭禮樂章豈必葬畢喪終乃學蓋謂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居喪者他書不可觀惟喪祭禮可讀若觀他書卻似忘喪也

呂大臨曰居喪者自大功已上廢業則衰不忘於學矣蓋送死之大事莫詳於喪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則不孝之大者也事不可不知也讀是書也非肆業也當是時不知是事不以禮養致孝則既葬不可不知也讀是書也所以追事其親也喪復常者既讀踰月即吉也居喪不言樂至此始可讀樂章也陳祥道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疑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前闕子子夏援琴而哀樂孔子皆以為君子則喪復常讀樂章先王之中制也

王十朋曰為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兒時入小學從句讀之師徐子八章之經至喪親章則或置而不授少長讀禮記凡喪祭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遘荼迷之變瞥然不知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斯之謂耶聖人著之禮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聞行所知賢智者不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跂及焉

乾學案記曰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何謂也曰君子之於禮無弗學也及既際其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慎終將致其誠信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讀之也今親始死悲焉懣焉如弗欲生俛而讀禮不已晚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預擬其親而儲以為之用也禮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然而有歲制時制月制日制是時此雖父母之終事亦有所不諱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諱之可免

乎夫預凶事非禮也至於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也唐顯慶之制禮也大臣諱避去國恤焉其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夫寺人宮妾之所爲愛也非君子之所以事君父也或曰温公之薨也伊川先生董喪事焉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志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夫志完之言何如曰敷已獨未若以吾之言答之也

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注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疏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則不可也此小功承疏衰既葬之下亦謂既葬也

檀弓穆公之母卒注穆公魯公之曾孫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注子喪父母尊卑同○疏厚曰饘希曰粥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衍爾注衍爾自得貌爲小君慘隱不能至○疏此居處言語是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畧也

陸佃曰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夏失問是以夫子不答

吳澄曰陸氏之以爲夫子答辭未詳孰是

徐師曾曰小君義重而恩輕唯其義重故皆服齊衰不杖期唯其恩輕故惻隱不能至而容貌和適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詩其口習故也○疏業謂所學習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

張子曰大功廢業謂廢所治業也讀喪禮讀祭禮喪禮雖是讀書然且用之即是實事也大功喪禮簡故廢其業而已業所誦書也如連山歸藏周易詩

書皆古之所業也

陳澔曰業者絃歌羽籥之事也誦者詩書禮樂之文也大功以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以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

朱子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簨虡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

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

游桂曰古謂習樂者為業春秋時魯宴甯武子賦湛露及彤弓甯武子曰臣以為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也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之詩是也舞者因歌而舞之也唯其以歌舞雅頌為學少而習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以為哀也或曰徒可口誦其詩而已

陳澔曰業者身所習如學武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為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注慮居謂貴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吳澄曰慮猶言謀欲貴其所居以給喪費也危身謂毀瘠過甚將至危殆其身也蓋慮其居而貴焉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矣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祖考之祭祀矣是乃不孝之大也為此之故則治喪雖當辦貴而不可慮其居也哀毀雖為愛親而不可危其身也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注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疏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

注不可以輕之於己也○疏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亦不可奪喪也

禮也

陸佃曰凡居親之喪哀盡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盡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陳澔曰存乎書策者言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者而經不能備言也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事所奪發要使各得盡其情耳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注言其止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疏三日不怠謂喪三日之內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謂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

陳澔曰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注視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疏妻居廬而杖拊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

徐師曾曰言服雖異而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也妻杖期叔父母不杖期是叔父母輕而妻重也姑姊妹輕也則當抑之而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皆降從輕是成人重也則當進之而視兄弟三殤之服皆降從輕是成人重而殤輕也則當進之而視成人服不可改情則可移或殺或隆各協於中也

親喪外除注日月已竟兄弟之喪內除而哀未忘疏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緦也深哀未忘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緦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

黃幹曰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唯外除而內亦除也注疏失之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注言小君服輕亦因除也發於顏色謂醺然酒食使人醉飽○疏君母與君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弟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

方慤曰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此亦所以明外除內除之異也

徐師曾曰視猶待也禮為小君齊衰杖期其服輕哀之宜比於己之兄弟謂亦內除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注言其痛之恻怛有淺深也

陳澔曰剡削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注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疏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以沐浴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小功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小功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注云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方慤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齋戒齋戒則不可以不沐浴

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戊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賤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也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為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疏生與來日者謂生人戊服杖數來日為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不數死日則天子諸侯亦不數死日也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者大夫呂大臨曰如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明日數之故曰生與來日如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日數之故曰死與往日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則生死皆以死之明日數之與士異矣士位卑祿寡不若大夫死事畢而沿生事故成服杖後於殯一日然以來日往日數之亦可以名三日也

陸佃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氏謂士禮賤於大夫非是然則喪大記云士一之喪二日而殯左氏曰士踰月外姻至何也曰士卑故主生者之月日言之不嫌也若大夫以上言來日嫌於已賤此言之法故君之喪曰五日而殯大夫之喪言三日之朝既殯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君言五日而殯不言朝言朝嫌於已

賤

鐵冶曰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事也以往日數其情衰矣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此救民而猶有

朝祥暮歌者可不悲夫

應鏞曰喪家之時日一也在生者三日成服而啜粥三月卒哭而疏食期祥而練冠則逆計其已過之日也生者三日而食菜果大祥而縞冠則食醬醴是月禫徙月樂既免喪不死則出身以從仕而無適不可焉蓋復生有節初不以毀滅性也死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而虞祔期而祥祭再期大祥又為之忌以哀慕之蓋謹終追遠愈久而愈不忘也生者未艾雖孝思罔極而毀撤不形視聽不衰無有一朝之患與之以來日者所以扶持保護而勉其為無窮之計也故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死者已往雖去之日遠而想象儀形感念疇昔常有終身之憂與之以往日者所以痛卓追惜而傷其不可復反也故曰往而亡為又曰亡則弗之忘矣一日與循期也生之日方來而未已故生則祝其來者為未艾若曰萬有千歲眉壽毋有害是也死之日已往而難追故死則計其往之期

者為不可及若曰日月不居奄忽祥練是也

吳澄曰或云與當音預大夫之喪以死之第四日死者殯生者枝同此一日喪大記總云三日之朝則是生死之明日數起士之成服亦是以死之第四日成服與大夫同若士之殯則祝大夫先一日預數故曰與往日其日三日而殯是併死之日亦預數也

成服杖則不預死之日但預死之明日故曰預來日

檀弓夏后氏尚黑注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牛色黑大事斂用昏注日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殷人尚白注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牛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注日中時亦白周人尚赤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赤色赤大事斂用日出注日出時亦赤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注謂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疏天子諸侯占既尊重遂終禮物其數既多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遂終之物其數簡少故日月促也案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三月而葬者記者以降二為差故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於義我左氏為短玄纂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纂言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也

禮器天子崩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

此以多爲貴也

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注祝佟含斂先病故先杖也
斂先服　五日宮長服注宮長大夫士

日國中男女服注庶人　三月天下服注諸侯之大夫○疏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

按呼杖爲服祝佟含斂先病故先杖也故五日也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也天下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天下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喪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則五日若無地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注疏云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爲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

陳澔曰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爲國之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闕故徙市於巷也

問喪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注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閒闔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注制節也以士言之則大斂也大夫以上則小斂也

陸佃曰言至情難奪雖聖人猶疑焉爲之斷決而後能爲之

方慤曰始死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

陳澔曰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

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訖即卒哭

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注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踰此

五百九十二
禫杖期王謂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

乾學案此條疏專謂父在爲母其實夫之爲妻其禮亦然觀喪服小記言宗子母在爲妻禫又曰爲父母妻長子禫夫妻喪有禫則必有練祥二祭矣蓋古人以妻喪等於母喪故咸有練祥禫之祭孔氏專指母喪亦偶疎耳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注同在方岳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注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

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哀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有乎故曰以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

家語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踰行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荀子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

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斖菱文章之等斖菱當為蔓斖鄭康成云蔓斖棺之牆飾也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婭也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礫凡緣而往埋之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衣衾三領以為繡衣之飾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經杖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疎月數之等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言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注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當是時也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

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爾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哀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慑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疎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謖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歛衽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粰稻粱酒醴飤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飲食者也卑絻（裨冕同）黼黻文織資麗衰絰菲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樸窬貌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是禮也非順敦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悻詭其所哀痛

之文也惮變也詭異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齋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卜筮視日齋戒脩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

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白虎通德論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也

尚書曰武王既喪禮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者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朱子語類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不如期為此權制至公而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但今人事力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不當葬也○又云以百日為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

萬斯同曰開元禮卒哭篇末當明言百日為期唯三日成服條注有古之祔在卒哭今之百日也二語此可為庶用百日之據及考李習之去佛齋說深詆其用佛家七七之說則知唐人之遭喪者多用七七百日為治喪之節矣夫捨先王之正法而用釋氏之邪說已為非禮乃又陰用其實而陽諱其名使後之讀其書者莫識其行禮為何時更可怪也

朱子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

嘗制其登降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總之所以得其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常頒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禮法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時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繆盭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常經政和改制盡取器斟酌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糅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踈略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須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紹興纂改政和民臣禮略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

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邨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頒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頌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櫝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其器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王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為古禮服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

書之不備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與書通頒之則昇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為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述斯議以為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又曰喪禮太繁今只存大概使人知其意義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矣哀苦荒迷之際何有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邪古有相禮者導孝子為之況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為失但使哀戚之情得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堲周必無周人之繁文也古人壙中置物

甚多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慮之意反不足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能入何況不用釘漆乎孔子從先進已厭周之文矣聖賢者作不必盡守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爲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屬今何處可行存其大概使人知周之盛時禮之全體皆備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皆不得見掇拾於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禮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何意也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孚人生於周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爲整齊如何不從但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耳用之謂自爲邦○問喪禮制度節目朱子曰恐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安得一一如此仔細合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相者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厭周文之煩矣聖人復起亦但隨今風俗立一限制須從寬簡今若考得子細一一如古固好如考不得亦只隨俗不礙理者行之○又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禮時爲大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況隨時增減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行又須是朝廷整頓理會始得○又云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送死之禮貴賤不同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士禮殊不相入自合別爲一篇世俗拘忌不敢別立其名因喪大記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倣儀禮次第分其章段則

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依經例其記事實有議論者依記例虞禮以下如天子九月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爲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郤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語附入而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書禮論語所說諒陰制度及左傳所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童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爲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童後讌華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楯柳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椁窆葬等童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誄謚童○又曰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便做那祭底道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思○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爲重爲主節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又曰喪事古人原有活法如身執事面垢而已是也○又曰古禮難行爲古人有做未到處古者以皮束棺豈能固設斂黍稷於棺傍以惑蚘蜉可見少智今棺用漆要三日便殯亦難○又曰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爲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

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李濟翁資暇錄成服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無敢踰之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五日之僭者夫禮等於天宜崇大之事也非小生所宜談但以前序從朝故略舉之耳○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案戴記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訝其不待明日而歌是以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免是日吉服盡與諸賓相見徧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為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其服又曰夙興云云足知前日除廢以為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

陳獻章四禮條件〔凡居喪要以哀戚襄事為主不許大祥後禫而後醴酒食乾肉○凡居喪孝子不得易凶為吉赴他人酒席鄉俗有旬七會飲及葬有山頭等酒會皆深為害義犯者罪之○凡三等人戶之下葬用薄棺不許焚尸貧者族衆率錢助之毋令暴露〕

邵寶喪禮祓說〔吾讀既夕禮而知古君子喪事縱縱而不凌節也蓋先三日則鼎鼎先一日則騷騷故酌以先二日既夕哭之後啓而朝祖祖飾棺屬引而後祖奠盡日從事所謂猶猶爾者其謂此乎○又曰昔子讀顏丁居喪之說而未得其情某孤也幼固然莫之省也乃今當太淑人之喪日夕殯宮忽忽默體始克知之嗚呼父兮母兮不可作矣壽也燕慶榮也贊賀既皆不可得矣雖病而承候視醫言善惡方欣遄戚尚可得乎此猶常也雖篋而得離之頤錯愕隕越色於客而客懼尚可得乎此猶生也雖死而號慟含斂僕僕拜賓虞病疑死尚可得乎蓋不惟生之日不可再得而死之日亦不可再得矣大哉天地間日復一日予安所求哉嗚呼生之不再得人能言之死之不再得予亦不知其何心不知其何以為言也記曰

始死皇皇焉安得起顛丁而與之誦匪母何恃之詩哉

[illegible]禮問先祖問禮曰居喪讀喪禮若三年問奔喪喪服記雜記間傳諸篇乎居不可讀乎若不讀何以見古人之行與制禮者之心歟先生曰孝子讀此未免起不忍之心故耳故

伊川喪母而後喪禮熟

禫表灼艾集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荒簟也故枕塊寢苫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粥飲水因其心之不忍侏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鮮矣

呂坤四禮疑一部喪禮易居其九負者不能易戚可也故曰喪致乎哀而止○又曰喪家十二禁如禮之家不可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歿狀三信風水四請客行祭設席太豐五避殃祓除六作樂開喪七沿村謝客八遠送孝帛作謝九請客點主十除明器外無用紙劄太多十一棺槨外斂身入棺太美十二門戶朝夕不謹男女混雜不防○喪有六不拘禮老不拘少不拘病不拘貧不拘情有所奪者不拘者文也貧情則不在於此也

來知德日錄古人制禮甚嚴喪服皆有一定之制昭然垂之經典所以厚風俗益世敎也漢去三代不遠居喪衣服猶在倒九樂即終身黜落至宋時欲以酒飲人者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出守先王之禮敎者猶嚴也至元時之俗父母死則歌舞娛尸明洪武戊申御史高元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奴尸流俗之弊至今已甚送終无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正風俗高皇帝以其言命禮官定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八議所不赦今俗親方死即鳴金鼓甲客來即設酒喧譁如賀客然甚至強孝子飲酒者此風俗之至惡者也

郝敬曰喪大記云復衣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于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于房皆南領西上周禮冢人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君子大夫疾三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侯練而歸士卒哭而歸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雜記又云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糧為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鄉賓客弔其君後士人而拜蓋君為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徧襲公弔季孟子之喪衆公為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孫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為為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曾子問云天子崩諸侯總衰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既祥禪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祀用桑儀禮特牲又云祀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五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哀伯高曰吾哭諸野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人殊鍾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傚彼及其不合幸強穿鑿講張百出初學為其所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僞世儒所以苦於讀禮也○又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而猶著之於篇非聖人立經之意也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袒免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覺未宜父在為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細服此等雖古而近薄父母為子斬衰妻為夫齊衰與母同服此等甚不倫官師不得廟事其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為位於外舍館國君亦賓夫人出交鄰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干嫌疑祭祀用子弟為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為生鬼此等折衷諸人死合珠玉以

誨盜墻中藏甕無笥衡等物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喪服有等
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頗覺大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功所覺
太煩○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文而貴情行禮不貴禮
而貴義如親喪不飲酒食肉禮也飲酒不樂食肉不甘情也先因人有是心制
是禮而世人本是心行是禮心安禮順則中節而和斯謂之禮矣今之行禮者
但舉不飲酒不食肉之心雖食饕飡頤之夫能忍
而不飲不食即謂之知禮其毀行敗節者能三日水漿不入口皆稱曾參嗟夫
是烏得爲禮乎○又曰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諒明也闇暗也猶言昧奠幽居
愁處不分明之貌鄭謂諒作梁闇作庵爲倚廬他如此類不可枚舉必若世儒
謂學問不及鄭則一切朦朧不敢聲說承迷習醉何時而已甚者解說不通輒
以意變亂舊章如玉藻笏度樂記師乙雜記內子以鞠衣喪大記君設大盤等
章本無錯簡自生顛倒又如燕義自節實錯簡而不知其餘文字如從容之作
春容汁獻之作汁莎封作窆純作緇大圭不琢作不篆
監諸利作艷諸利諸侯茶作諸侯舒其慎也作其引也
徐浦義莊條約族人喪葬嫁娶同時並舉者
則先凶而後吉若凶事同時則先尊而後卑
呂柟禮問石希孟問人於父母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何以處之先王曰古
之人有行之者江革行傭以供母董永賣身以葬父未爲無養無葬也○或問
數七而奠古乎先生曰非古也然自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生聞七七之禮
死不聞七七之奠非所以安死救生也且夫同姓有宗人焉同邑有黨人焉同
遊有友人焉皆期七而一奠也
數七而奠亦所以聯民厚俗也
馮善家禮集說案傳注天子九虞以九日爲節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大夫五
虞士三虞春秋末世大夫僭用諸侯七虞之禮後世遂人死之後每七日必供
佛飯僧言當見地府某王吁古人七虞
之說乃如此哉後世安說不足信也

陳龍正曰三日而殯暑月寧先三月而葬不可後後死者以入土爲安其義五
切生人不能體耳山水客翁中有葬爲死者計二條言之極明孝子慈孫所宜
永守然必預蓄吉壤
然後能葬不失時
吳肅公曰禮杖以輔病故童子婦人弗杖也婦爲其夫之應毋杖父沒而爲其
妻也杖是亦不可以已乎古之庶母其子總今則他子婦也而爲之杖○繼父
之期必己與彼兩無大功之親焉有則否亦曰有代我而厚者歟姑姊妹女子
子嫁而無主及反在室也亦然先王任卹之誼其無窮也哉故曰無所歸於我

殯

張爾岐謹案論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今之俗屢變矣將以何者爲國之故乎曰六經
之所陳者是其故者也二帝三王建極而施於時周公孔子修明而筆之書是
眞可爲國之故矣君子行禮有不得於心者案籍而求之決擇其故與非故而
後從事焉此風教之賴也近俗之失其故者不一事其在喪葬者有三奪儉跡
侻之節不與焉一者始死而哭諸鬼神之廟邑則城隍村落則唯其所置男女
被髮徒跣提extra extra extra聚哭於其所名曰送漿水又曰設浴日三日而止其俗
不知始於何時何人也爲其說者曰人始死攝而之廟爲之請乃得挽貴以冥
遊不然則爲攝者所苦淫巫妖尼遞相恐嚇委巷細民怖而聽之至於縉紳士
人雖心知其非亦奪於婦孺之口而不能自決也嗚呼聖人雖不言鬼神其制
爲喪禮於思神未嘗不童明較著也有升屋而復矣有設奠而依然又殯而立
之重葬而爲之主矣並不及誰攝而往誰賄而請也豈有之而周公孔子不知
耶周公孔子不知而今之巫與尼顧知之邪一者柩出門而喪主碎器於車亦
不知其始於何時何人也寘人以爲人子重事支庶不得而代柩方升車其人
捧盆於首號而投地聲震裏鄰嗚呼此何時也非終天永訣之時乎人子方孿
戀號慕而無從乃碎陶器作厲響以當其前欲何爲乎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

夫子嘗之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將行而碎器以震鷩之慕親者固如是乎此二事於禮則乖於儀則野竊恐伊川被髮之祭不甚於此矣謂周公孔子之故俗有是邪又一者受弔之位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為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降進退之間必不能無愆於儀矣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哭踊之節先王制禮必不如是之齟齬不合矣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倘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而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亦非周公孔子之故矣周公孔子之故固未斂以前以柩東為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宜未嘗在吾堂方反之耳方反之者如何明失流俗之所淆哭位之失則考古之未嘗在吾堂方反之為故則知乎設奠依神之為故則知野哭之非其故明乎未斂既斂之位各有其故則亦各如其故而無可疑也

張文嘉曰凡父在母出父續併父殁母嫁母繼父雖無從見其講學論道之實一則以門人治喪三年既夫子用公貢贈母吳國夫人與公以人子之私情祿養可賠遠命不可違也報之曾祖祖及考同受恩命孝則盡矣然不亦踰於禮乎當公之居母憂也景元獻公適守南京居致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聞於其時而又以其時卜相附書日自謂上書言事為居喪踰禮而不自知公之居喪已自踰禮其後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降彖山毅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慕親之中而戶外之履常滿且言文正雖近世大儒而居喪教授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竊案古人居喪廢業非獨廢舉業也廢學之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未嘗斯須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業也至於居喪讀禮亦不妨讀書昔孔孟皆常居喪今雖無從見其講學論道之實一則以門人治喪三年既夫子用公貢贈母吳國夫人與公以人子之私情祿養可賠遠命不可違也報之曾祖祖及考同受恩命孝則盡矣然不亦踰於禮乎當公之居母憂也景元獻公適守南京居致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聞於其時而又以其時卜相附書曰自謂上書言事為居喪踰禮而不自知公之居喪已自踰禮其後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降彖山毅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慕親之中而

可耳乃象山以居憂教授為大賢君子之過斯又何也然公之喪嫁母如母卒時卒無非議之名即歐陽公捐公神道碑獨不書公丁母夫人憂一節豈亦設身處地悲其遇哀其志能喻於禮而為賢者諱之歟

應撝謙曰檀弓大功廢業下文有或曰大功請可也一句可知不是廢業之業廢業者謂詩書六藝皆廢蓋大功已是三月不食菜果亦無力讀書況三年之喪三日不食卒哭以前食粥卒哭以後猶朝夕哭期年不食菜果自無緣有力讀書制由一帷則居喪必有不能盡禮者今負土不能不以教授餬口不得已或可為之士大夫有力者斷斷必不可也

柴紹炳曰人子於父母有出家雖俗教者是其剃染之日業告絕於祖禰矣為子孫者不能輓之於生前而於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得復與於同宮祔食先人有知豈不賂之恫且若乎泥彼出家者誠欲了生死空諸切且不貪人天供養惡用世俗香火情戀戀不舍哉故子謂人子處此當執喪死所葬無首丘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祔祭事容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子好古而不和於俗今日之事其語在大人一指者則既聞命矣其餘尚不能盡無惑也請一一潰之而無罪可乎曰是問禮所急欲承教而不可得者也曰俗初喪者反穿其上衣子獨不然豈謂於禮無稽乎曰然親始死雖斯徒跣扱上衽小斂

而後祖括髮免髽禮也反上衣長未之前聞哉其不赴何也曰親厚者不必赴
疏遠者不當赴貴顯者不敢赴必不得已者始赴一力口報之豈以片紙爲惜
哀痛迫切之中從其質也仁人之所不罪也然則古何以赴曰古卿大夫士交
政於中國勢分懸隔或拜使而赴或父兄命赴政事之章冠裳之體也今我親
故情踰地密朝有變而夕莫不聞彼且匍匐不暇而待赴乎哉故曰仁人之所
不罪也不稱孤子何也曰經言少而無父曰孤說禮者謂三十已下無父可以
稱孤若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故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經有明文況孔子謂三年之喪從其至者孤與哀孰爲至乎孤哀分父母家禮
本之書儀雖傳襲已久不爲有據且文莊公亦嘗言之矣既曰不燕客矣然亦
有酒肉之者何也曰此不肖之罪也然而惡草也在禮老病不止酒肉大孝子
也老病且不止酒肉賓客之冒雨雪而徒步遠來者安知其不無所病而拘以
一說恐非禮意若其必當飲食與否則在好禮者之自審其近也即遠而無他
慮者自不敢不以正事之矣日止二奠禮乎曰古君子之事其親也日出而朝
慈以言甘日入而夕慈以言甘其在殯也朝奠日出夕奠矣日既曰朝夕奠矣
而復曰上食何煩而無次乎疑家禮之複也故節之其不焚紙錢何也曰不以
祭祀有年矣敢復以瀆吾親邪惟不焚故不敢輕受之人以誠信事幽明也不
受賻賵何也曰喪禮之變久矣一旦欲復古不設燕不分帛而復受其來儀彼
且以我爲家於喪況孟獻子旅歸四布亦孔子之所許不受也者亦歸布之意
耳而卒有受之者義所必不當却也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
位有常所矣于一於堂何也曰吾謹其大者而已地位之彼此古今異宜所不
必計也無妨於即遠而已未成服而辭客何也曰當事則辭禮也哀敬有所致
不得已也非褻辭之也易服而葬禮乎曰交於山川之神明不可以純凶古也
墓來請名公而自誌何也曰不暇及也先儒有爲之者也自誌則宜書府君若
先考而曰某官某公何也曰欲易見也銘旌之例也銘旌欲使今之人知其爲
某之柩也故書某公誌石欲使後之人知其爲某之墓也故亦書某公自不當
與祝辭同耳其不請顯者題主何也曰禮家所不載也子弟親故能者之事也

瀆顯者不敢也吉服而臨之非喪儀也祔及高曾何也曰祔祖古也然古者諸
侯大王各一廟故得以班祔今一廟耳將安擇之故不曰祔祖而祔廟今之
廟非古之廟也而今之祔亦古之祔矣祔即改題不已速乎曰世已易矣当之
者非其人矣不改題之可謂正名乎不嫌速夫亦有所不得已也老病不止酒
肉矣子亦飲食之乎曰先王之制禮甚嚴而其責人甚恕故曰五十不成喪七
十者衰麻在身而已又曰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滅性者謀耳不肖雖
有年而力足以勝喪何必自餒必三年乎曰所不敢必也日者雪夜嚴寒固嘗
有所飲食矣以勝寒而止若其不勝則聖人既已許我勝而不勉古之人皆用
之矣雖然汝以行古之道取罪於人尚不知省而硜硜如昨所得者幾何乎子
曰執禮者人豈棄禮者人趨稅未知所也吾何慎哉君子求同理不求同俗求
天知不求人知吾何
眞哉客去書以備省
華氏憲得集凡喪事家禮喪制最善切不可惑於世俗之邪說而有所拘忌豈
有父母之喪而子孫及婦不親臨不哭泣者哉唐呂才敘陰陽書之言誠爲確
論也夫古人制喪極爲詳盡乃古人送死無憾者可以當大事也奈何貧家力
弱不能悉備姑酌其可行而已不可遂致於率啗也且如初終易簀沐浴巾衣
鞾襪一如生時穿著等事俱是人子可爲之易者何可率啗也古用飯含今俗
用珠鄒見皆不必用但以淨帛醮水拭掠口齒潔之可也必用紋巾裹而結束
斂入於棺漆粘棺口而蓋之更布漆縫隙防蟲水之入也著裹衣巾肢體務要
安頓停當件件手到使吾心無所遺悔方可仍看家禮參酌而行之及葬埋之
事尤不可拘忌深宜慮之舉柩登塗及下壙之際最宜防慎安詳其扛索之類
須親過目毂泣以扶視之可也○喪服一依禮制力不及者量而減省之所謂
與其易也寧戚須以哀爲主力如可及却不當吝○惟婦人頭髻止許垂下尺
五足矣斷不可太長而招戲侮也○朝夕臨哭奠獻依禮制而行勿
用七七之說成服之後三五日擇晴明便葬百日卒哭祥禮並依禮制貧富可
行奠獻羹飯希如家常葷素隨力但莫依惡俗而褻瀆於亡者祭之以禮可不

慎乎○親友賻贈只受香燭粉麪之類其盛祭競侈者徒虛費耳必預告卻絕之不可誇耀越禮尤不可暴殄物命也○子孫堂祭或羊或豕一物足矣或勿羊勿豕亦可世俗用三牲五牲者殊無所謂考之禮法亦不當然

顧湄恕聞錄吳下喪禮久不講即士大夫家亦多徇俗知有會典家禮而不能一一遵行其大端有十餘事禮大小斂有致饋陳衣沐浴之御吳俗始死焚衣非禮一也沐浴餘瀋而實之今以沐浴餘瀋令孝子各飲三口非禮二也置靈座設魂帛古者結白絹為之今用綵一口以一小竹枝綴結白紙寫某人之靈位旁注孝子某某奉祀插楮帛上畧如神主式率用僧道書寫孝子迎置柩前非禮三也吳俗成斂後用白布造五穀袋置于靈凡高三四尺疑古者明器芻靈之遺意但明器用以入壙今置之靈凡非禮四也禮未殯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小斂後乃更代而哭防以死傷生也見士喪禮喪大記及周官挈壺氏後世以婢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見南史王秀之傳今吳俗亦然非禮五也雜記士三月而葬遂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今人以初喪四十九日居於柩側謂之七七其說始於釋氏見魏書胡國珍傳吳俗自首七至六七用僧作佛事有禁終七用道士亦然寧都魏水叔素不信佛誤地獄論三篇云設無地獄則亂臣賊子死去將何處安置其言有激然天下之人豈盡亂臣賊子若以死去必入地獄為人子者須假手僧道以救其親何薄視其親之甚也忍心悖義不亦愚而可笑乎假使罪果入獄又豈僧道之力可以救拔愚人肆作惡事殺後藉此一著可以滅罪生福定無是理問亦有明知其無益而卒為之者其心以為不若是不足以蓋世俗之耳目而畏薄喪之譏非禮六也至接絃避煞之說尤屬無稽而槩俗信之非禮七也喪牌孝帖孫及曾孫俱寫稽首拜以為稽顙太重頓首太輕殊不知周禮大祝稽首居九拜之首乃臣拜君之拜本非凶拜何可通用據禮檀弓孝子宜寫稽顙拜孫及曾孫宜寫拜稽顙或以為駭俗不可行非禮八也報訃送帛本非古禮今送

貴顯更用色綢錦段尤為乖繆非禮九也杭俗出殯前一夕大家則唱戲宴客謂之緩喪吳市小民家亦用鼓樂竟夜親鄰畢集謂之伴大夜非禮十也至於信用風水久而不葬題主請顯官以為光寵均屬非禮嗟乎士君子綱維名教砥柱頹俗所當留意者也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奉

葬考一

乾學案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體魄暴露於地上而坎土以藏之勿使人見也孟子云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不忍見狐狸蠅蚋之患遂歸反藁裡而掩之葬埋之法蓋權輿於此矣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自黃帝始為之夏殷又加厚焉周監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銘旌之儀而其制始備又有冢人墓大夫之官掌其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而樹少唯庶人不封不樹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此皆天理之節文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先王因時立政世世可以通行不得是古而非今棄厚而從薄也後世務為觀美踵事增華日新月異於是有下鋪三泉之穴有高象祁連之形有黃腸題湊之固有便房外藏之廣有金鰲鼠鳳之寶有墓誌壙銘之石其外則有華表碑闕之構翁仲天祿辟邪麒麟羊虎之衛其行殯也則有方相倡人之導鼓吹羽葆百戲之樂要皆無益於死者而徒虛地上以實地下其於古先葬埋之本意失之遠矣夫禮所以制中也秦漢以降達生之士多豫為終制大抵棺周於身土周於棺下不及泉上不泄臭是為葬之薄而不悖於禮者至若王孫之布囊士安之籧篨則矯俗之過詭異而不可以為訓死者必至於速朽生者亦無以自安豈聖人制中之道哉梁顧憲之有言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斯眞知禮意者矣○又案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職曰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萬民墓地同處墓大夫為分其域亦如家人以昭穆定位次而豫為之圖新死者則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期無或愆者惟宅兆已定而無所容其擇也獨孝經有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卜則有吉凶有棄取是亦

擇矣疑與周禮之言不合不知世數無窮而
地域有限子姓蕃衍安能盡容其勢必至於
改卜又從他國遷來者是為別子始造塋亦
須卜成子高謂慶遺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
而葬我焉正此類也豈後世人卜一丘之謂
哉自秦罷封建而宗法不行族葬之禮遂廢
去聖久遠邪說如蝟毛而起淫巫瞽史得簧
鼓於其間漢武帝時聚會占驗即有所為堪
輿家班固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
卷又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葬書蓋萌
芽於此而張平子冢賦述上下岡隴之狀略
如今葬書暈龍捉脈之為者至東晉而郭璞
專攻其術世遂依託為青囊之書轉相熒惑
其毒遂橫流於天下唐太宗命呂才著論以
深闢之說延葬師求吉壤剖判地脈斟酌向背諏
選年月日時貧者不能擇地富者擇之太詳
於是父祖之體魄暴露中野有終身不葬累
世不葬者夫畏禍逡巡是為不知命而或以
其親邀福遲之又久自陷於大不孝之罪可
不謂至愚乎昔司馬文正為諫官奏乞禁天
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
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之辟蓋痛心疾首於世
俗之所為冀迷者之一寤也然自孝經有卜
宅安厝之文雖程朱大儒亦以為地不可不
擇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為吉地之驗

而又言五患當避朱子云須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此亦仁人孝子用心之極致但一邑之中一鄉之地求形勢拱揖環抱而五患永絶者不可多得昔晉有九原漢有北邙凡國之冢墓皆萃焉今則人卜一丘葬師之法雖高陵平原地盈數頃而所乘止一線之氣所容僅兩觀之棺餘皆為彼法所棄而不可用如此則舊冢未沒新冢日多安所得百千萬億之美地而給之雖有知禮者告之曰先王之制葬期遠不過七月近代著令概以三月今律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罪當杖禮與律不可犯也其如美地之難得何吾故以為周官之法即不可復而宋趙季明族葬之圖不可以不講也蓋自族葬廢而人卜一丘美地難得且多陰陽禁忌遷延歲月恬不知怪誠使季明之說行則兆域素定葬可如期唯數世之後地不能容乃始改卜為子若孫者禍福之念無所動於中則葬師不得操其柄此拔本塞源之論可以矯敝俗而歸諸厚司邦教者所當留意也○又案禮經無祭墓之文故先儒云古不墓祭墓祭自東漢明帝始然經雖無明文而傳記間有其事如武王將東觀兵上祭于畢則周初有行之者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則春秋末有行之者矣孟子云東郭墦間之祭則戰國時有行之者矣孟

張良子孫上先冢祠黃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以每歲正月行之垂為永制則自明帝始耳原夫古之所以不墓祭者人之死也骨肉歸於土而魂氣無不之魂依於主魄藏於壙魂有靈而魄無知故聖人祭魂於廟不祭魄於墓非察於幽明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與於此然而展墓之禮經固有明文子路贈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展墓者即後世之所謂拜埽也桑梓之植楷棬之澤人子猶不敢忘況親之體魄所藏豈有終歲不省而能憮然者故拜埽不可闕拜埽既不可闕則薦以時物將其慤誠亦禮之緣情而生由義以起者故蔡邕謂上陵之禮雖煩而不可省而朱子家禮亦載寒食墓祭之儀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必欲廢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於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哉所可怪者末俗相沿流失日甚或假上墓之便召客會飲酣歌醉舞與踏青藉草之遊同其歡暢夫過墟墓而生哀人之情也陶淵明與人飲周家墓柏下乃西晉放誕之餘習禮法之士猶不為矧一本之親而樂其所哀也哉君子以為有人暇錄言當時寒食拜埽多白衫麻鞵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

今縱不必爾亦當致其怵惕悽愴之意行墳塋省封樹剪荊棘培土壤事畢近者旋反遠則託旁舍一飯而去不用飲福是爲禮之變而不失其正者至若近世士大夫榮貴還家必上墓焚黃盛宴親舊鼓樂喧闐奏耀鄉閭恐亦非禮此當以告廟爲正如必欲從俗則去樂罷宴唯以公服行事可也

葬次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注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

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以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爽塏東西○疏訓公爲君者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爲君也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其丘壟之處既爲之圖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置塋以昭穆爽塏與置廟同

王昭禹曰謂之公墓之地則其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冢人掌焉葬者則依圖授之地也

劉執中曰廟雖已毀而墓之昭穆不可遷也

劉彝曰考妣祖先族而葬之萃於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舍之以適他邦故一其志安於里閭也

鄭鍔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是也

呂祖謙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繼宮室二曰族墳墓是維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衺論怪之說未嘗出於其間斯民之生老壽蕃祖繫族以宗名官以氏至於千百年而不替王政既熄舉丘封竈空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啜粥歛氷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宅冢所卜畔經遠祖度越彊畛孤峙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蓋有樵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鬬或謂是山於伯獨吉或謂是水於季獨凶孤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揜是可哀也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注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并昭穆○疏謂先王子孫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

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

王昭禹曰死政者既養其老孤而又享之所以勸之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所以繫之

凡有功者居前 注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疏居前則不問爲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注別尊卑也王侯曰丘諸臣曰封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此文自王以下皆有而云爵等則天子亦是爵號也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

正墓位蹕墓域 注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限○疏即昭穆爲左右是須正之墓域即兆域是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疏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

王氏曰授之兆則使之自窆定均其地則均其地守焉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 注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疏鄭知是萬民葬地者以下文云令國民族葬非有爵者故知都鄙是萬民若然鄭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見有爵者則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 注族葬各從其親○疏族葬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爲一所而葬異族即別塋知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

正其位掌其度數 注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疏凡萬民墓地亦如上文豫有昭穆爲左右故云正其位爵等之大小者亦如冢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

使皆有私地域 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注爭侵區域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注帥下屬官也居其中之室者謂於葬地中央爲室而萬民各自守之○疏帥其屬者墓大夫帥下民生則高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爲之劉執中曰聖人父母其民生則高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爲之地域而守其丘樹則爲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者乎

檀弓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注北方國北也○疏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此生不忍以神待之方慤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乃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北史魏廣川王諧薨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

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

唐六典凡功臣密戚諸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二程全書〕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趙氏族葬圖

后土壇

昭
(五)葬於此
(四)序齒列
(三)貴賤皆
(次)論適庶
(長)諸子不

穆
(長)諸孫不分
(次)何房所出
(三)及適庶貴
(四)賤皆序齒
(五)列葬於此

(祖)

(五)葬
(四)列
(三)序
(次)孫
(長)曾

凡葬昭者以西為上其正妻繼室及有子之妾合祔其次全之東妾與君稍南仍皆與夫同封
祖及昭穆皆北首神道東西闊五步南合祔其墓之西妾與君稍南仍皆與夫同封
凡葬穆者以東為上其正妻繼室凡有子之妾

南

趙晒族葬圖說凡爲葬五世之塋當以祖墓分心南北空四十五步使可容昭穆之位分心空五十四步可容男女之殤位東西不必預分臨時量所葬人數裁酌又曰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僅申於四親而祖免以還不復相錄能知同享其所自出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埽疎遠咸集餕福胙相勞苦序閒闊尚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者惑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遠其祖是皆可恨也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爲之圖既藏於祠室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案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焉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案朱文公家禮祠堂爲四龕以奉先世高祖考妣居後西第一龕曾祖考妣次之祖考妣又次之考妣居東龕嗣於易世則遞遷祧毀焉其親盡者埋神主於墓所或祠堂兩階之間

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地沒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妾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而祔焉其有子之妾又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案禮雖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問禮昭穆尚左故不得不遵用焉子不別適庶不分孰爲妻及繼室所出孰爲側室所出敦爲兄或弟所生及適庶貴賤也皆以齒別昭穆諸子葬祖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爲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南穆位北首並列以東爲上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陽數也每封東西不可須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若夫貴之與賤碑表存焉爲人子弟者可不以此而序其天倫哉尊尊也知其有祖而不敢以祔其父也曾玄而下左右祔諸曾孫不分何房所出皆序齒列葬子之南玄孫序齒列葬孫之南以其班祔也左皆曰昭右皆曰穆昭與昭并穆與穆并兄弟同列子孫同班在昭位則用昭制在穆位則用穆制也百世可行也六世孫在曾孫之南七世孫在玄孫之南八世孫在六世孫之南九世孫在八世孫之南雖至百世亦皆可祔焉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以近祖墓爲上北首詘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妻曰合妾曰從母以子貴也有子則然降女君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

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爲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
示未成人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
凡已昏娶即爲成人案周禮周人以殷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堅周葬中殤下殤又曰下殤葬於園丘機而往不棺斂於宮中自周公時已不與機即葬於園丘然尚有以見古人視長殤與中下殤之禮亦異矣故今以長殤居成人之位中殤已娶亦然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稍東殤女葬祖之北稍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玄而下皆重行南首夾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陰數凡數比者男于先沒則居西後沒者次其東女子先沒則居東次沒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爲序案周禮先王之墜子孫從葬而諸侯之祔者則前引大夫士之祔者則後引蓋前貴後賤一以爵爲尊卑同朝廷之禮若後世臣庶之家其制不應乃爾但當以齒爲序而令成人前引殤後引亦不失禮意矣序不以齒不期天也如弟先葬而留兄之穴則是預期其兄夭殤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穴之東女居祖穴之西而昭穆必使每行共爲一列祖北不可亂也相昭必使每行共爲一列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嫌其當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程子曰嫁女還家以殤亦葬之故今啓穴在殤女位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如祖之妾無子者亦陪葬于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之北曾玄而下每列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婦姑年齒爲序案禮古之公卿大夫爲貴妾服緦士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也

今之妾其無所出者生亨諸母之尊沒與路人不異案經據義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之意焉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逖屬宗法之遺意也爲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塗遠不祔於祖與祔而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爲不物矣其如焚尸沈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尚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張子全書安穴之法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

朱子語類陳淳問於朱子曰某欲改葬前妣祔於先塋以前妣與先父合爲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別爲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

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何也曰昭穆但分世數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吳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能改齋漫錄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王廷相葬次說趙季明族葬說何如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以次列兆靡拘壟脈亦可以破

術士之妄矣世次日遞子孫繁衍如塋域之不廣何曰五世而遷如小宗然亦禮也季明之爲說曰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子不別適庶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兄及弟所生與適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各以其班也（曾孫以齒列於子之南玄孫以齒列孫之南各從昭穆之序也）昭與昭祔穆與穆祔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昭以左爲上兄弟以次而東男西女東亦如之穆以右爲上兄弟以次而西男東女西亦如近祖墓爲上也）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凡妾之柩當比適妻之北稍南）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葬祖後示未人之位以有成人之道也中下之殤皆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天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

之東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後葬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如祖之妾無子者亦葬祖後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值在其北孫之妾與孫女相值又在其北先葬者居東後葬者在其西俱不以娣姒年齒爲序嗟乎是論也祔子姓逮殤獨則謂之仁正男女謹適妾則謂之義左右前後各以其班祔則謂之禮從事體之宜而不惑於邪術則謂之智故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不直爲喪葬之設而已也○柩在殯則南首至葬則北首何也曰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故也蓋人道尚昭明殯仍南首者孝子猶若親之生不忍以神待之也鬼神尚幽暗故葬於國北北首往詣幽冥之道也今之居室塋域未必南向何如曰殯權道也隨其居室可也葬則必以正向如向陽負陰正南北之位禮也觀於古人之墓無偏向者可知矣後世有之者惑於風水之徒也

男女之合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古也並棺而同椁今也葬以灰隔異椁而同穴可也有離之者何也力之不能祔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也曰葬以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葬之昭穆可知也謂地道以右爲尊者非君子之言也嫁殤而遷葬者何也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男比之苟合在女比之私奔是亦亂人倫矣

李濂族葬論上篇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未聞棺椁也中古聖人始易之以棺椁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

蓋彌文矣未聞合葬也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合葬矣未聞封而識之也子曰古者墓而不墳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封識矣未聞族葬也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蓋古者王公以下皆族葬不特士庶人爲然也曰爲之圖者王公以下皆族葬圖其地之形勢及丘壟之處謹而藏之後有死者案圖以葬也曰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謂以遷從造塋者爲始祖也如文王居豐葬于畢是文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至平王東遷則又爲洛陽之始祖矣嗣王亦然抑此

論古者國君之葬制云爾未及士庶人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而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曰掌其禁令戒不相侵也曰正其位俾序昭穆也曰掌其度數謂差其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此士庶人之族葬皆君爲之畫地以葬非民自爲地也故曰聖人父母萬民生則富之教之死則葬之此王澤所以入人之深淪骨而浹髓者也夫族葬之制見諸周官者如此孰廢之曰秦廢之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先王族葬之制由是大壞兼以刑法之術興野師盲巫又倡爲吉凶禍福之說聖人私心累之故喜聞而樂從於是世自爲墓以覬利澤或有一易再易三四易遠去父母之兆而不復省視者矣嗚呼流俗之可惡邪說害之也君

子有維持世道之責以闢邪說正人心為己任盡求古人族葬之制而行之以為斯世斯民之表乎○下篇人有言曰宗法廢而天下無親族自封建之制不行而大小宗之法不立是故人之於族也散無統紀不相聯屬由是親者疎疎者為塗人固有閱數歲而不相見者矣維持世道之君子思挽末俗而反之厚將何所庸力乎有一焉固人人之所得為也吾聞族葬之法載諸周官苟能憲古準今參酌而行之當歲時拜埽之際親疎畢至同展謁於墓所序昵闊相慰勞而水木本源之念油然以生庶幾合族之道乎邇者改卜蘇郡之阡弗揣涼薄乃講求古人族葬之法欲使子孫世守之不廢蓋嘗徧考先正諸家之說而獨有取於趙季明之言曰墓之葬以造塋者為始祖

子不別適庶孫不敢即其父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以其班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出與改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居成人之位有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葬祖後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夭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季明斯論平正精密足以補周官之未備族葬者宜以是為式矣又曰葬親而不祔其祖與祔而不以其倫者均之視死者為不物噫嘻為人之子孫而視祖考為不物其違禽獸不遠矣濂著是論而藏之祠堂副在譜牒期

後世有行焉

(呂坤喪禮吾說)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故自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世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今制祠堂之主尚右○兩婦夾夫而葬褒也夫一位左右分矣雖三五婦同一位爾○公墓非一世非一人也昭穆以世分墓地以序定若坐席然凡成人而無後或夫或妻非有大罪皆得葬於本穴待後死者合之喪世狃於葬師謂無後者不得歸於正葬界於喪庭不仁哉斯言達者非之○並墓者辦異夫婦欲合室家之情也兄弟欲雖男女之別也兩墓相去必五尺左右容足便往來也前後容棺便趨拜也○兄弟並葬而昭則叔嫂或夫兄弟妻必並棺非男女之別故夫婦之棺不嫌太逼男女之棺不嫌太逼

即限於地亦須五尺

陳龍正合葬尚右說合葬以男穴為主女穴為附從男穴之中起中線天道尚左燕會尊左地道尚右葬尊右男右女左度古聖皆然朱子葬劉夫人自謂失於不思世俗既味生死異尊之義庶文莊又謂且從朱子失誤認祖妣其說尤謬但立一限偏欲仍其偶誤而不敢改邪又云恐後世子孫誤認祖妣其說尤謬但立一何憂混亂乎王文成亦以尚右為非始為三穴言則可爾三穴若概尚右則是有邊無中邊反尊中反卑故必男居中前安右後妻左若妾之有子者世俗多作連四連五暗其牌神亦雜妾於正妻之間非明通之論也○若別葬一地獨葬今其子孫將事歸祔最遠無子者既不可同穴又不必專葬日葬他地則終為不食之鬼矣○子孫拜掃正墓者禮畢陪奉一揖而不拜此明通之論決宜就羅城外餘氣方葬之令於寒食得沾杯酒

顧炎武曰知錄案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亦戰敗無勇沒當墜外以罰之古氏趙簡子所謂祠棺二寸不設牖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

三貞一曰畏亦此類也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資原本作翌按音攻謂先人墳墓也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踦之頃之犀軒與直蓋石親推之三童汪錡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縣階文帝仁壽元年詔曰舍生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旅戎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悲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考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人葬莊公于北鄙注引兵死不入兆域

柴紹炳族葬附葬統古者重葬禮急葬務定葬則而於地形吉凶之論未嘗數數也雖孝經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語大抵以藏先人體魄他無葬焉由貴迨賤限以時月故太葬則不院衰又地有定所如洛之北邙晉之九原多後先卜兆是矣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夫士皆各以其族得列左右前後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為左右也夫如是則葬皆有地可以刻期分明志定生死咸安此誠先王善制耳然而周家卜世三十其時列國君臣亦皆世祿不失妨犯嫌忌果安在邪自後世溺於形家者言以吉壤聚氣賊地成凶禁子孫不得以昭穆從必人各營藏而事始紛紜困而遠緩暴露者衆矣夫死者家墓比於生者居室生者祖父有居又而擯其子孫不獲共廬而處此果人情乎惟營域逼窄外無餘地斯令後死者別謀安厝不得已也若果地勢稍寬倣古族葬骨肉相依永安存沒第無奈世炎侵徂龍為善耳太原王洙言昔有查氏病其數世未葬喪柩暫寄都無陰陽忌諱歲中輒遷官秩家道益昌又筮宮林官遇異人指一佳地官取族二十數并親偕葬子孫俱至大官竟為闔望族由此觀之族葬何不利之有至於夫婦祔葬周公以來實為達禮故孔氏之母死必合葬于防孔母顏蓋繼配也繼配而必合則凡伉儷之宜同穴可知魯人之祔合偏人之祔離夫子善魯以合也孟子自齊葬子魯亦合也今鄒縣有孟母墓而別無孟父墓蓋當時

合葬於是世止以母名之耳或云合葬非古以舜葬蒼梧三妃未從爲戲又謂朱紫陽之葬其父母各自爲墳相距百里夫營梧之事此古未定制若紫陽隔別二親以邀地靈悉出後世青烏家之言非所當口實也嗟乎立身行禮以周公孔孟爲折衷事死如生不刊之義也安有生則同宮死則異穴孤魂旅泊同於徙薪宇子仁人推想及此其爲酸感何如哉且禮以嚴祭祀守墳墓爲重故七去其國止之曰余何去墳墓也使卜兆殊境百里而遥則展省瞻矚久之將有倫父之喪先家等於歐脫矣於幼去之義何居故族葬之不可行者或以限於地若得葬必無父母不相容之理奚爲而出於分畀之條也哉或又曰父母之沒越紀踰世重隔幽宅恐近父暴不如別營宅兆夫孔子少孤距於合葬幾何時矣葬親者凡有所兆自應虛一以待使死而有知百年同穴正順事也要之人子本懷原以入土爲安陰陽拘忌並屬外篇揆諸道而宜即乎也降於女君明貴賤也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其出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反葬義絶也再醮者雖爲其人之元配不受封爵亦另葬其子承祀止祀之私室不封爵謂失節也另葬別無義也祀之私室不墓祖宗形體之所安自由子孫所觀瞻而則效者也豈再醮之婦可得而污哉故再醮者雖有子不合葬葬爲悖義族人道之

葬法

檀弓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注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注覆謂苫蓋門無也其形旁廣而卑上而長從若斧者焉注孔子以爲斧形旁殺刃長雖益狹又易爲功而三斬板而已封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鄧吳縮也三斬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夫子之志乎哉疏封謂墳之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若坊者坊堤也堤形似之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以板側於兩邊用繩約板令直立而納土於板之中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遍如此其墳乃成也板廣二尺謂側三板應高六尺而注云四尺者形旁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合周制也知高四尺者以夫子葬父封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也孫毓難云孔子葬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於三板記似誤者孫毓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無足怪也

陳祥道曰孔子以昨人之封過奉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不儉則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馬晞孟曰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而高難爲功而易虧故變之爲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屋若覆夏屋則四注而下殺比之若坊者難爲功然以其四注而下殺猶可以免於虧故變之爲若斧若斧則一面殺而已比之若覆夏屋者難爲功然以其一面殺猶可以免於虧故變之爲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屋若覆夏屋則四注而下殺比之若坊者難爲功然以其四注而下殺猶可以免於虧故變之爲若斧若斧則一面殺而已比之若覆夏屋者難爲功然以其一面殺猶可以免於虧故變之爲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屋若覆夏屋則四注而下殺比之若坊者難爲功然以其四注而下殺猶可以免於虧故變之爲若斧若斧則一面殺而已比之若覆夏屋者難爲功然以其一面殺猶可以免於虧故變之爲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

屋若覆夏屋者旁廣而畏則難虧矣然此之若斧者刃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也且封土雖以爵等為度而形之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

馬鬣封

而俗一作鬣矣

唐書許敬宗傳敬宗博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詔諸司弘道通靈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納陰若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遂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宅穿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頃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旁殺墓中米粉為飾以代石堊不置瓦甓敵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磐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壙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尸也鑄鐵為牛象之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者之墓內以辟神道僧弘之說如此

張子曰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又曰古之椁言升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欲其四隅有隙可以貯物也

司馬氏書儀穿壙為室其制下惟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壙置柩以土實之者有先鑿埏道旁穿土室藏柩於其中者

臨時從宜凡穿地宜狹而深壙中宜窄古之葬者有折有抗木有抗席折猶倚也方鑿連木為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窻室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木橫二縮二抗禦土所以禦止上者其橫與縮各足橫掩席抗所以禦塵然則古者皆直下為壙或以石或以甎為之藏壙令容柩以石蓋之每布土一層尺築之至於地平乃築墳於其上喪葬令云葬不得以石為椁椁及石室謂其侈靡如桓司馬者此但以石禦土耳非違令也其堅土之鄉先鑿埏道深若干尺然後旁穿窟室以為壙或以甎範之或但為土室以甎數重塞其門然後築土實其埏道然恐歲久終不免崩壞不若直下穿壙之為牢實也凡旁穿之壙不宜寬大寬大則崩破尤速當僅令容柩葬時先以竹竿布地稍在壙中置柩於其上而擴之既而抽去其竹其明器下帳五穀牲酒等物皆於埏道旁別穿窟室為便房以貯之其直下穿壙者既實土將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穿地狹則役者易於上下但且容下柩則可矣深則盜難近鄉里土厚水深太尉嘗有遺命令深葬自是嘗以三丈三尺為準昔晉文公有大功於周襄請隧而王弗許曰王章也然則古者乃天子得為隧道自餘皆縣棺而窒今民間往往為隧道非禮也宜縣

棺以窒

挽土宜用兩轆轤重物上下宜用革車其制用大木四根交

股縛而埋之謂之夜叉木架大木於其上為梁梁須圓直之木夜叉交為月口梁之加於月口者圍徑須同一麓一細則諸絇之轉或長或短而偏矣於梁兩端各設十二轄捨絇於梁一邊其垂絇之地當中央下則使兩人案轄一縱之上則兩人攀轄而挽之勻而無失勝於鷹架木引索有急緩欹側之患

或用

鷹架木亦用夜叉木及大木堅而圓滑者為梁然一定無轉以巨絇繫重物繞各遣數人執其末立於埏之兩旁或挽或縱之令下若出則引之令上復以板承之也

下板宜用鞦韉板合為一以革車或鷹架木挽之則挽下則縱之物尤重則以兩絇交於梁上如常日鞦韉板絇過人頭則於梁上每絇各使數人執其末立於埏之東西微引兀子令去板而已

或用兀子以二絇橫之高於人頭繫其兩端於兀子四脚合兩橫繫二絇之縱之臣絇於其上先以三厚板橫於埏口置兀子於其上交二絇

四紼 紼大索也以新麻爲之粗如鞦韆索其長比元子深加倍之每尺以
牀 以大木爲之其制如人家繩牀而仰之廣長出梃於頭口兩旁之梃用堅而圓
滑之木置空牀於頭口橫施三板置梃其上左右各三綍繞梃一匝每一綍數
人執之如下元子之法擊鼓爲節鼓一聲
執綍者左右手互縱一尺至底解去綍 或用鷹架木下之亦可也
萬斯同曰古今之葬禮未有有棺而無椁者有棺而無椁必至貧者之所爲也
書儀所載陳器一條雖云次誌石次椁乃其所書旁穿土室之法初不聞其有
椁何哉古者貴人之葬不但有椁而已其椁內并不止一棺天子之棺四重則
五棺也上公三重則四棺也侯伯子男二重則三棺也大夫一重則兩棺也溫
公之禮豈不上通於公卿乎縱無棺外之棺奈何并椁而亦無之也如以爲埋
久必壞故廢而不用不知有椁則棺之壞遲無椁則棺之壞速無椁而速其壞
何如有椁而緩其壞也禮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附棺之物不止一椁而椁爲最要其他明器之類皆可省也今溫公於明器
下帳苞筲之屬無一不設而獨於椁省之是何暗於大而詳於細邪愚以爲刻
木爲侍女其褻已甚梨帛爲茵帳其義安施黍稷非死人所食置之何爲醯醢
實諸蟲所聚貯之何用凡此宜可以不設以溫公之明豈其見不及此邪而創爲其反之也或曰公陝人也其地水深而土厚故可以
無椁若是則昔之制周禮者夫獨非齊魯之人乎彼何以有椁也溫公之制行
於北方尚不可憶行於南方畢濕之地則是置棺於水中矣而可乎歐後朱子
家禮雖不爲木椁而易以灰隔之制則堅與鐵石無異實勝於木椁此後人所
當法也且家禮所以無椁者以南土界濕故不用椁而代之以灰隔非謂木椁
之不當用也不然而孝子之厚其親者庸可以廢椁之制哉

朱子語類 朱子喪長子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六

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
細沙黃泥築之

〔二程全書葬須爲坎穿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
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淪失比化者無
使土親膚
之義也

〔王文祿葬度擇地古云五害不侵高山忌石巉巖平原忌水衝射土脈膏潤草
木暢茂來龍迢遥結穴端正水環沙護即古地也近派天星卦例方向不顧龍
穴沙水多側斜反背爲之主家徽福不悟也且棺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淪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也
地親體安于心安矣若專徽福則唐宋豈之吉地邪何變更也當不違地甚無
狗地○開壙葬者藏也深葬爲安不宜及泉耳今卷篷發券壙古殯法非葬法
也予葬二親於待封然掘土深三尺三寸下有黃脈成山尖形自亥轉巳橫當
壙心若非深葬易見也金井長一丈二尺闊一丈五尺四寸糯米粥調純石灰
窨底一尺厚四圍牆一尺二寸厚中端隔二椁亦一尺厚大甎一尺長四寸半
闊三寸厚重六斤一面印學圃王公慈淑陸氏擴甎一面印嘉靖己亥孝子王
文祿監製惟印字也窨戶鍊泥細熟且堅而不裂糯米調純石灰一橫二縱層
疊砌成牆厚一尺爲二擴底鋪條甎一層並方甎一層地面甎一層擴內復加
六斤甎一層連灰縫一尺厚堅築以備歲久樹根蛇獾擾壞○擇灰灰乃青石燒
成灰有不著火未過石筋亦有侵白土及白石末須用水碗中試之乃見唯灰
負正則發而堅不可不慎○燒甎石擴生水必用火甎則乾燥色青聲響乃燒
透者若黃色無聲不堅也必與高價則泥細而熟燒且透而甎必堅人子爲親
止此而已豈可吝乎○和灰灰隔法三分石灰一分黃土一分湖沙曰三和土
予偶閱一書曰石灰火化糯米水煮合築之水火既濟久久復還原性結成完
石今曰黃土山間爛黃石末也若黃土損其石力不能成石云予築二親擴用

糯米粥純石灰唐一菴曰湖州山中有窩樟窯取皮葉杵爛水浸取汁甚粘勝糯粥也陳坊師傳曰古法得土而粘得沙而實予曰用沙不耐裂耳非特禦斤斧也凡壙以三和土為得中制○築法和灰須乾濕均停搏之成塊撒之成灰若太濕則粘杵難築太乾則燥散不堅凡鋪二寸餘厚築之一分漸漸築起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不能一日完必鋤動面皮刷汁加築硾硾有聲錐釘不入為妙○取汁糯米舂白煮粥方稠粘鍋中投石灰冬不冰人且不食若寫樟樹價尤輕擣皮葉水浸之汁自出其汁一絲墮地盡瀉出也汁灑於地其樹即生今人憚於路遥而不用予至今悔之凡作灰隔不可不求此也男左女右從昭穆也棺外四圍空隙俱用糯粥調純石灰輕輕築實之毋使震動棺中棺蓋上亦然與甎墻平乃覆石蓋朱紫陽所謂實葬永無客水之侵後雖地震亦不動也壽壙須用細土填實他時臨用取去之蓋石泯縫免使客水得入○石蓋紫色石堅二塊合縫易於蓋子二親蓋石上築純灰一尺二寸又加三和土尺餘四圍純灰隔外套下二尺餘又壓大黃石數十塊三和土挨之碎黃石數十擔覆劭之大石取其重後人難動細碎石取其無用且壞犂鋤○成墳墳者土之墳起者也惟山為宜且五害不侵然吳下多平原焉得人皆山葬須積客土成山高大則氣暖且不易侵掘若種松柏成林不免樵薪之用而多培土古云難保百年墳悲夫人各有親君子當體而存之且律例嚴發掘之禁此正王仁及枯骨而安孝子之心○程正叔嘗利者衆匠解得人得人矣尤宜畏禮厚儐無不盡心地予深嘗術陳坊師憂矣心忠信好善憐予築二親墻曰夜盡心予亦敬之不忽見為人築墻亦不苟終始人子盡誠以感之故曰取人以身○蘇瓣金玉碗葬古何愚也今則否殺葬品列石嗟盜行喪今何侈也墳則苟略日作便房藏明器實觀壙又何愚也今猶然夫妻雙塋穿牆孔曰孝順洞通覩往求何愚也皆指墻夫壙傳客棺室隙須糯粥調石灰築實為妙曷尚虛文哉○魂帛辭祖有同兒戲且不忍見也古練之贈又何誠也不

亦戲甚乎子葬二親悉皆不用○葬時以二杠橫壙口移棺安杠上用二布作活套索懸棺齊力起杠放下甚穩也卷篷壙頂隧道進棺此古窆法墓門客水易入壙頂久必坍毀矣戒之○徽衛士言壙底不砌甎不築灰隔恐絶生氣也叮可怪哉生氣無堅不透豈凝壙底棺著土易朽必生蟻食亡人腦且土親膚人子之心安乎壙底須築灰隔一尺厚甎砌一尺厚可也○地理陰陽正源托隔布衣擬謬甚也有流注布氣法壙底四方空砌甎溝中砌金斗古方又砌曲溝引入斗中皆實以炭上蓋方甎開竅流注生氣布向尸棺以致壙內空虛引入外水害甚也鄙夫且用於陽宅可為一笑

朱子家禮 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三尺別用薄板隔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漸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牆高於棺四寸許置於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築之及牆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椁則無以容瀝青故為此制又炭禦木根碎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而為金石螻蟻盜賊皆不得進也

呂坤葬禮翼後欲高前欲下左欲揚右欲抑天地之大勢也屋室亦然

毘褐福之云○地欲高高不納水欲平平不聚水必有溝渠以洩之也

陳龍正葬說去田葬山宛豫平原千里生其地者安能求山於千里之外以安其親哉吾邑南至海鹽西至苕西南至杭西北至蘇東至松百里內外萬山列布顧亦戀田而不山則為親計者短也古名賢諸墓大抵在山頃閱餘杭邑志其安堵歷數代者以十百計其為年以千百計且不必皆名墓也近觀吾邑曩曩畎畝中曾有宋元墓乎又何況唐以上余念此久矣圄於習俗未能幡然頃因先公泣示遂決意遷山中非為地理為人事也然世之葬山者聽形家言以高穴不旺財往往葬於平麓麓之為田則與平原之田何殊之有故葬不貴地穴貴天人二穴地穴可種黍麻稻麥利所不絶力所或加斯亦千年之憂矣

天人穴自捍葬而外無復致用於天壤間居其所棄誰復害之故揚名顯親使
百世覩丘墟而仰止人事之地理也卜兆於高山使盜賊無覬覦耕耘無終及
者地理之人事也○葬有宜厚厚葬誠無益而有害然有財者精擇於地理
堅好於壙椁自是愛親之心雖終歸野土亦欲其居之安而留之長久此之爲
宜厚者也世俗憚於此而餽饗送迎召僧設齋費額數倍誠大惑也哉○遷朽
棺法凡棺朽欲遷不可移棺則應手破碎骨體搖露矣宜先造極厚杉木板四邊
鑿槽置朽棺之旁用極大貓竹劈開削薄片數十長各五六尺貼地橫插入棺
底以次相並俟插滿即用多人擡起安放杉板上抽出竹片此杉板即作椁底
也然後四邊用木牆上加木蓋體不露骨不亂竟如舊棺之外加以新椁合古
人不椁之義唯聞葬惡地骸骨爲蟻所穿當別有術然係非常奇禍遭此者以
意權之可也○明板當用明板或云濕潤積久成水然地苟得氣何至石汁滴
成水此過慮也山中防盜必不可不用○造明板法明板例用口條四根安置
壙牆乃以石板封蓋嘗思口條用四其闊筒處有縫雖以三和土粘之終不泯
合不如上下同用石板二塊上塊則鑿薄其中令四旁微高二寸許如一匚木
盒之有蓋蓋上必有子口而下塊則徑鑿空其中大約空長八尺闊二尺八九
寸周圍獨存其邊以此置壙牆牆上便成獨幅口條無縫縫可塗矣其邊大約方
八九寸又於邊之靠外一半鑿低二寸許與上蓋之突出者相對一俯一仰適
相叩合即使不塗灰泥置之雨露如盒在雨中雨自流去無從入內泥加以灰
粘土蓋萬無客水之虞或甘心如此得無謂祀禮之譏曰難自爲之三年而不
成今爲親爲之日何日而已恢力人力貴亦有幾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子再
遷二人始思得此法遂用之然此法製造雖工體質亦太重山土堅實或能勝
之平陽土性柔縣鎮壓過重不更酌一法不用子口徑用獨幅天池石厚
尺許長闊如椁牆四邊與斲牆合縫處琢磨極光平其中空處略起灣二三寸
如覆瓦樣儻有濕氣使溜歸兩旁不致滴入棺蓋則其泯縫辟水與用子口得
法者無異而且少一層鎮壓并少一重罅縫工省而用周事安而心慊葬平地
者所宜參用也○沿平穴場法山地平治穴場之日所去原土且勿致太低約

平去數尺之後審見來脈真的且即停止先就來脈處開掘金井數約足没棺
并明板爲度得使明板之面尚低於四圍原土尺許尤妙儻不可得亦須與之
平然後以窩椁汁拌三和土築覆其上則壙之四旁皆原土之從未經動者客
水無能入原土之理其隄防功力止在面上周圍更無可慮而面上之防客水
爲力頗易一則用前法明板口條上下子口相合二則堅築灰土三則更以小
杉條爲軒廠稻草披覆之庶幾一易三歷寒暑之後其圓珠灰沙堅實無罅與
山上原土不殊然後卸去草披任用雨露此萬全之術也若初治穴場之時先
去原土太多使地位太低開穴一一尺已不可深則穴未足没棺蚤宜停手於
是棺浮於四圍原上之面數寸甚者或至一尺而明板益又浮其上封蓋既畢
勢不得不取客上復遍築而高平之此新築之土一時安能和合堅賦客水從
四圍晝夜微微滲入防之洵難爲力也此皆余所親歷二詳誌使孝子慈孫覽
觀而取焉○結壙法山穴土質不同壙底有不必用甎者但略以光木槌槌之
紅潤堅細隔宿其堅如石其光如漆其澤如脂其色如硃但壙底既不用甎則
砌壙牆時匠人足踐壙底其土未免污垢且有鬆動處宜以舊布被灑濯曝乾
鋪墊其中得二三層尤善雖衆足履踐不動不污砌畢揭起布被令一人精細
者脫履而入用小帚埽除之撮出其浮塵瑩潔堅凝無秋毫點染但下棺時勿
用繩索須以淨布匾摺四層兜於棺底而下之以壙底無甎繩索不便於出布
則可出可留也若穴底土質不甚細或夾微石築之難於光平則如常法用上
好方甎二層琢方磨細油灰砌鋪事穩心安不貽後悔前法特可偶用耳非所
以訓平洋防水穴底用大甎側鋪二層鬆縫處以沙滿之使地氣得升水氣得
滲側甎上始用方甎如法墁平結壙亦有不用甎用乱竪鋪二皮者取其水氣
尤易滲然罅縫多久或有頹塌之慮不如甎均齊方整可永久無患也甎不論
大小唯在坯質堅好火力充足須於八九月閒用水泥法練極韌隨大小範成
陰乾委信實窑人一火燒就揀其火候適均敲之如鍾設石爲上臨用更加琢
方磨光坯必取八九月者秋冬土質堅凝春夏土質鬆脆詢之窑户凡秋坯十
無一碎春夏十碎二三確有明驗也粘縫用極細石灰桐油杵勒砌時滿用於

葬法

江休復鄰幾雜志吳春卿葬新鄭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坡子繞足容棺既下棺於坑口上布柏圌以遮之即下土築不用甎甓吳氏葬其先亦如此○錢君倚學士說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爲邨人所發取其甎以賣者是甎爲累也曰近江南有識之家不用甎葬唯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石此言甚中理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事教習庶吉充 大清會典二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葬考二

合葬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成寢注武子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注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所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極以歸合葬陸佃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胡銓曰鄭云善其不奪人之恩非也譏其平人之墓頓爲是瑣瑣耳劉彝曰成寢而喪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

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
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
為葬也注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注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
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注曼
父之母與徵在為鄰相善○疏孔子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死將合
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己故殯於五
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也外人見柩於路皆以為葬但葬引飾棺以柳翣殯
引飾棺以輴今夫子飾棺以輴則是殯也於時聊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怪
問孔子孔子因而問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以母尸柩合葬於防不知其墓謂不
委曲周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拜今將
欲合葬須正知處
所故云不知其墓

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
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

馬睎孟曰叔梁紇宋人葬制蓋從古墓
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

陳澔曰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
之地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
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孟子謂主癘疫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所在則正葬
吳澄曰殯者當殯於家則三月之後當啓殯而葬既未知父墓所在則正葬
之期不可豫定故不殯於家而殯於野蓋若野則雖久而未得正葬亦未害

萬斯同曰殯於五父之衢非三日而即殯於此也儻果三日即殯於此則是骨
肉未寒而棄之於野聖人之所忍乎況自殯至葬三月之內有朝夕哀奠諸儀
節將行之於何所乎此必三月之後殯期已滿既不可久留於家庭又不可別
葬於他處故不得已而殯於衢名雖為殯而其具無異乎葬則不為苟且以致
體魄之不安形雖是葬而其制實本是殯則自可從容以訪父墓之所在蓋殯
與葬之不同者葬則深入土中殯則但及乎衽也夫子之殯必備設抗折諸物
不使其棺親土故曰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及觀其擥地淺深則又但沒其
衽而已故曰其慎也蓋殯也此其防危慮遠蓋竭盡其心力之至矣可不謂慎
乎且所謂五父之衢必其野外而不在城中故聖人得殯
於此不然豈有闔闔雜遝之處而可以置吾親之體魄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離之
有以間
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疏衛之合葬以物隔二棺之間猶生時男女
隔居處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隔詩云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故
善魯之祔也

陳祥道曰衛之俗有存於殷魯之俗一之於周殷之所尚者質質安凡昭穆之
祔於廟者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合之而不尊
離之則義合之則
仁孔子皆善之

朱子語類問離之謂以一物隔兩棺之間於椁中也魯則兩棺置椁中無別物
隔之魯衛之祔皆是二棺共為一椁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
者之椁乃合衆材為之故大小不同穴而各用椁也
無許大木可以為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
徐師曾曰古者叢木為椁一椁而兩棺共之衛人以別物隔判故曰離周人不
用物隔故曰合夫婦之道生則同室死則同椁故善魯制後世椁用全木不合

（眾材故無大椁則但同穴而已）

乾學案徐氏之說謂一椁而兩棺共之此必同時共葬則可如不同時則葬之先後有隔數十年之久者豈有因後葬而開先葬之椁乎儻豫為大椁留待後死者則古人言椁周於棺豈有虛其半以俟之之理苟一人而有數妻將虛者不止於半而開亦不止一次矣或久而其椁已朽將更易其椁乎抑仍其朽而不易乎此最說之不通者吾謂離之合之蓋以兩椁相隔而不並謂之離兩椁相並而不隔謂之合斷非一椁而兩棺共之也

家語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曰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

白虎通德論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世說新語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晉書列女傳鄭袤妻曹氏袤先娶孫氏蚤亡婢之為繼室及袤薨議者以孫氏瘞黎陽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饋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

唐會要神龍元年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以合葬非古且以畏動尊尤為不經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上表諫之不從（詳見第九十卷山陵考）

舊唐書楚王靈龜妃上官氏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寧可使孤孤魂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

陸贄傳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皐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

呂坤曰合葬非古也藁俚而掩之時也中古合矣自天子達生同室死同穴父母之情也人子何忍離焉有遺命則從之○祔葬不以苟合不以有罪不以嫁貴賤無少長皆祔貴賢也

陳龍正曰合葬非古也葬者藏也古人一葬後永不使人見即子孫莫知其處人之附也離之為人之祔也合之善矣善人先葬後死者必欲祔之勢必從旁穿動以故上古不合葬中古乃有同穴之制大子曰編人之祔也離之為人之祔也合之善矣善其不用中牆者也既云合葬復以數石界隔其中何異分葬何名同穴乎蓋中古用木為椁外周以土木與土親界牆無所用後世義為萬狀防盜慮深用甎為四圍用石為明板復其上若無中牆則明板須方一丈乃可周蔽獨板薄難得則二石湊處有縫漏水引蟻殊為可虞又前後長空八尺有餘止三面著牆而靠中則空虛臨下石厚不盈尺是求固而反危也故合葬則必用界牆用界牆則合與分不異不過為拜掃便計親骸何與焉以合葬安親者真延陵季子曰魂氣則無不之故分葬無妨於禮有益於事又宜人悼較康憲棺頗短小同葬必從其大者則壙中太寬亦非朱子壙僅容棺之義故決意分葬恐後世子孫疑遷葬之日本無參差穿動之嫌祔合最便又何必分詳著其故以

道明者

顧夢麐中菴瑣錄後漢泰賀臨病困敕使留葬侍衛先公慎毋迎娶汝母襄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唐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合葬非古也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中宗不納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為一室獨蜀人為一墳而異藏其間為通道焉不及肩隔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罰人之葬最為得禮觀此可見合葬之非古然亦非謂古人之必不合葬但或歲月悠遠不使動搖道里遼隔猝難舁致而固執同穴為不必也

脩墓

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注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曰防墓崩注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防墓防地之墓也孔子不應注以其非禮三注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注脩猶治也○疏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今既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還歸不知葬之處所故不可不作封墳記識其處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

陳澔曰爲墳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己或亡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及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俟於脩也

易墓非古也注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吳澄曰案孔子嘗云古者墓而不墳又云古不脩墓鄭注云脩猶治也古者但穴地爲坎以藏棺下棺之後實土於中外爲平地不起墳墓使人不知其處此所爲易即彼所謂脩二字皆訓治字蓋言古者葬後不脩治而崇其封土非言不芟治而去其草木也孔疏鄭後鄭注芟治草木之說而又引墓而不墳之言以不墳爲不治易則是兼存二義也

南史劉虯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坐廟墓不脩削爵

舊唐書王睃傳戶部郎中楊伯城上疏請睃等增特乞

增脩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其子孫玄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

〔二程全書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袁枏曰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俗浮遺墟敗冢子孫有泚其顙而莫以爲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脩者雖非禮之正亦情之不容已也

呂坤四禮疑墓無守者則荒廢無墓田則難守必置田以贍之主人命子弟月有省時有治歲有祭無畜雞鵝豚犬○墓久穴隳鼠狐狸時有省而捕捉之木茂則鴉鴉集時彈而驅逐之草豐則藏虺蛇時芟薙而清除之○墓之覆土非古也孔子曰古不脩墓曾見帝后值清明日躬擔簣土覆之山陵從俗也於義無害今古惟人○墓頭有樹則去之歲久根必入棺

葬不擇日擇地

春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疏卜葬先卜

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蚤葬故舉下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王制庶人葬不爲雨止者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注徐邈曰案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却期無爲遠日之辭也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

左傳昭公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注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在近直也司墓之官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崩注崩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注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揖於賓而民不害何故

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春秋定公十有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襄成也雨不成事若汲汲於欲葬曾子問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注壙道也變謂異禮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注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柩也變日食也反復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注已止也數讀爲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注舍奠每將舍奠行主夫柩不蚤出不暮宿注侵晨夜則近灰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

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注為無日而以人之親痞患注痞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隱作豫止也且君子行禮不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吾聞諸老聃云

方慤曰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者慮暗昧之中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食而行柩豈蚤出暮宿者乎恒行之塗也言恒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塗可知馬睎孟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為愈於行也仲尼以為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為疑於患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

乾學案此條本非葬不擇日之謂但必待明

後漢書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見郭躬傳

舊唐書呂才傳才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若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

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
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
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
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
云卜葬先遠日者善擇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
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案春秋之際此日葬者
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
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
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
擇時之蚤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大叔葬鄭簡公於
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空不壞其
室即日中而空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大叔云若
至日中而空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

博物君子大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
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
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
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
即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
品皆由安葬所置年命延促亦曰墳壟所招然今案孝
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
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
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荊
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
之喪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
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

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廻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晚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司馬光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

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豫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椁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椁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邨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黍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襍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近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二程全書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

兒也陰陽之說予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和而後改葬重動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之齧墓為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和而後改是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徼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

張九成祭墳園神文某讀喪親篇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嗚呼言之至此五內糜裂尚忍言之邪某卜葬先人於此今將開壙謹用告虔某身為儒者當信先王之言不當信淫巫瞽史之說嘗讀周官墓人之職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先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職此先王陪葬之法也驗吾先王左右前後之說則夫陰陽家流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說敗矣又讀記禮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乾艮二時之說敗矣又讀富辰之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樊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驗吾先王一宗數姓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五姓宮商角祉羽之說敗矣又讀春秋書曰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驗吾先王已丑庚寅以雨晴為候之說則夫陰陽家流擇日定時之說敗矣以至考五月三月之說則年辰畏忌之說敗矣是陰陽家說違悖義理舉不足信又當考先王之說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又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今陰陽家譎怪之說是左道亂政也是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也是無親也是非聖人也公犯先王明禁罪在不赦動以吉凶禍福為言以恐動天下以起不孝之心也哉此不孝之甚者也某甚悲之使世無青龍白虎之神則已如其有之必不垂祐於謀葬其親避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椁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盡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嘗高不葬亦在盡誠各具棺椁葬之不須假婆寐嘗龜而決也○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唯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書也但風順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禽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其家今人已數倍矣

張子全書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循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囊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宋子語類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不須深考其書但凡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不成聚落其有舍宅處便山水環合累成氣象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安窆之處予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高論者似亦通神自形勢橫擔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然此等事自有酌中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通神自形勢橫擔環抱無空闕處乃可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此等事自有酌中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通神自形勢橫擔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耳○程先生葬其親已時間壙中忽有水平地便葬若不知此理既不是若知有此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風無處不入棺在地中吹噓吹翻地土習物烈風來能吹動風在地中編蓄欲發其力盛猛也政和縣有人葬其親已時間壙中響聲漸替遂發視之棺木一邊擊觸皆

陳傅良朱公向墓誌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孝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怪故雖知名之士不能

忌畏惡運延歲月以徼福於一身之人不孝之子矣何以知之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者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能視之喪而不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則兆人皆以寇為有知也豈有為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神反不如一寇之有知乎先王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某今葬其親以義合禮安敢不以先王之道為法邪又安敢不以先王之道正鬼神邪某又觀先王蜡祭之法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今以葬先人斬伐林木鬻掘土膏雖幽冥中念人子之心不以禮義而再拜告也嗚呼先王之道使為人子之心不以為忌而某所以事鬼神者亦安敢以褻史之說將以開先王之道使為人子者以奉其親以事鬼神以窮後世紛紛之論不敢以古凶禍福動其意而一以純孝為心神如有靈庶或相之

眞德秀讀書記案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又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蓋舉其中制而言之案春秋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辛巳葬定公雨不克葬壬午日下昃乃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北方北首何嘗擇地也今世俗信葬師之說以為子孫之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議論紛紜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暴露其親而自求利邪惜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扣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曰世人久未葬者非盡以陰陽拘忌之故亦以貧故也予曰孔子有云敝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又于游問喪具孔子云云昔廉范千里負喪鄴原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苫枕塊蓋憫戮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仕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而

程子則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墓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患者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患者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邨落遠井窖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焉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徧納其賂而紿之以私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天某山彊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唯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

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為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柩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於風水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義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邪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

風水而
貴哉
熊朋來曰古者畧葬卜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說不至惑人以春秋所
書考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入是年歲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乃初二日
也八月爲夏正六月初不以月建爲嫌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二月爲夏
正十二月亦不以月建爲嫌至於葬則經多書其日惟莊九年七月丁酉葬齊
襄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莊公文十八年六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八月癸
巳葬蔡桓侯莊四年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二十二年
正月癸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日癸亥葬紀叔姬僖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十八
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二十年十月乙未葬齊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
晉文公文元年四月丁巳葬成風九年二月辛丑葬襄
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聲姜宣八年十月己丑葬穆
穆公二月乙亥葬杞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
成公襄二年七月己丑葬齊姜四年八月辛亥葬衛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乃葬辛巳葬定如是皆不合後
昭七年十二月癸亥葬古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
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雨不克葬而戊午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緩餘或逾月
世葬日丁巳雨不克葬而戊午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緩餘或逾月
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葬後世爲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於春秋乎
或三四月即葬後世爲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於春秋乎
吳澄曰葬師之說盛於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
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
者之留骨俾常温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
致彫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覬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
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人而要重糈者也其言豈可信哉

趙汸葬書問對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問曰葬書負郭氏之言乎
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
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
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宮室
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
與相人之書並列葬書尋龍捉脈之爲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
夫之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
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
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轉無所得或反悖謬取禍豈亦分定不可推移邪對曰不
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
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卿
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
地者亦植私窺利之一端耳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
而無得與得而悖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
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
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爲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聲蓋時有定制民
無得而違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必自後世
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耳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
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問者又曰凡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
爲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爲口實則所謂爲其得爲以
一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如葬以禮斂首足形還葬與葬以
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大小與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
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祇承於祢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
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今之人不善有餘殃今之人則問過月曆祈天永命歸於有德而心術之
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即今世俗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問曰葬書負郭氏之言乎

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

方孝孺曰世之喪親者多信葬師之說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時可葬矣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棄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葬師之動人以禍福其說甚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貧賤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域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執冥為善乎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吾今以告吾族人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二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衆共罰之

丘濬曰愚案風水一節其希覬求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先生與蔡季通躁卜藏穴門人裹糧行紼六日始至葬之文公亦慎擇地謂必先論其子孫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勢之強弱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地之美惡後之葬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

都穆曰葬不欲其速朽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楸森鬱死者之宅永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求○又曰大興劉公機其父卒於任公時為翌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於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深之來弔問故族人其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日葬父乃克

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

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王廷相曰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古之大儒已蚤詆其謬矣曰今之學士大夫尚崇信而不疑固於求利而為之也夫上世之人其親死則裹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其顙有泚乃歸反蘽埋而掩之蓋未知藏其體之為善也聖人緣此遂易之以薪而葬之中野又不忍其土親膚也後世聖人復以瓦棺聖周葬焉又恐其體觀之不固也後世聖人復易之以棺槨是葬之為道也歷世相承以漸而後盡善如此曾何有於擇地又何論夫風水環聚山川形勝之利也哉蓋人子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器具之美以樂其生及其沒也亦欲得善地以藏其體今之擇地者取其方向之宜土脈之厚生物之茂足矣所謂風水龍虎之安說詎可信而惑之乎曰程子去五患之論何如曰此亦未易懸斷若也何也使葬在山谷之地其不為道路城郭溝池耕犁所及或有之而不為貴勢所奪亦未易保使其在平原大陸之野遇其市則壟畝他人不俟於奪而據之矣和則壟畝他人不俟於奪而據之矣也亦本諸禮盡其心力而為之諸此非其力之可及智之可周者付之天而已矣

黃肯曾難葬有吉凶論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位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先王之世若臣宗族葬同一墓生相愛親死相依眷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為葬道若是而已後世饕富貴之人衆而奇邪之流乃興故為堪輿風水之說以簒鼓於萬世以為天下之人貴賤凶吉與凡一切顯晦隆替之事皆關係於三尺之黃土上自鼎鉉下至閭閻莫不俛心帖耳而

信之迎術師若綺皓尊青囊如六經奇高相脈楛安插之陟險求龍談虛忘忽僞
日浸月盛家無不相之葬墓無不擇之穴穴無不葬之葬天下之人皆憒昏妄
葬於曠野冤金玉之榮葬旺於其小術之中而不悟亦可悲矣今其言曰葬者所
以乘生氣也五氣行於地中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子以其說爲
虛也信以爲然則本骸宜常得氣遺體宜常受蔭帝王之後常爲帝王公侯之
嗣常爲公侯朱頓之胄常爲朱頓然後其說爲可信也然葬埋之術莫尚於唐
宋亦莫盛於唐宋自當時而觀之唐則有若三原高祖之獻陵敬宗之莊陵武
宗之端陵九嵕太宗之昭陵梁山高宗之乾陵龍泉中宗之定陵豐山睿宗之
橋陵金粟玄宗之泰陵武將肅宗之建陵橿山代宗之元陵嵯峨德宗之崇陵
金甕亂順宗之豐陵金臧憲宗之景陵堯山穆宗之光陵天乳文宗之章陵仲山
宣宗之貞陵紫金懿宗之簡陵宋則有若鞏縣昭武太祖大宗眞仁英神哲之
八陵會稽寶山徽島孝光寧理度之七陵皆師極天下之妙工土極天下之貴
穴日極天下之良辰可謂卜之嚴審之極矣生氣可謂乘矣本骸可謂得氣矣
何唐之祚卒移於五代宋之祚卒移於元陵寢之地今爲蔓草牧羊之所而帝
王之後或流而爲氓伍化而爲僕隸而遺體不爲之受蔭乎帝王不能蔭子孫
以帝王則知公侯不能蔭子孫以公侯朱頓也亦明矣惟
原其始不過困人情之澆壞世皆希慕富貴之人學究之徒覩爲卿相倚桑之
女庶爲后妃峯旗之輩思爲建牙不軌之徒仰爲王侯故術者造爲不經之說
迎其情中其欲豫爲之兆遠爲之期故得行其術而竊其貴爾長捂奪之風作
叛亂之氣起非分之望騰無將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今一世之人方且羅網
於其內如夢不寤如醉不醒雖有境特達之士亦且已其
誣僞之說而亦何罪於庸庸瑣瑣貪污細下之人乎

宇滙宜訓葬者藏也藏者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於風水再求於年月各執其一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拘於干支窮筮之生剋遂至累數年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也哉又有溺信風

永至侵占他人山地冒認他人祖墳伐人家棄人祖父骸骨怨讎訟結底死
求勝至於傾家散業而地終不可得親終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唯風不露水不蟻蟻不
哉故親終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唯風不露水不蟻蟻不
親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

王兆雲說圃識餘世人酷信風水之說至有暴露其親數十年不葬者江浙之
間信之尤甚爭地結訟風水不成而家已破敗者往往而是不知古人卜其宅
兆但謂吾親於此焉藏須擇安穩之地使後世耕犁不及而已未嘗有求福利
于孫之念而後人妄信術家之言甚有葬而復遷幾葬幾遷者惑亦甚矣大抵
風水之說難曰盡無但遇與不遇自有默主之者耳文衡山家自高祖遷吳以
來世不信風水今祖塋三所皆當時偶得其地因營家壙亦未嘗謀之地師求
所謂龍虎水沙之說然二百年來人文科甲
不斷視營謀風水之家蓋不知幾成敗矣

呂坤四禮疑物有宜一邑不宜一郡宜一社不宜一鄉者地有跬步美惡泉有
咫尺甘苦者然乎曰然葬獨不然邪曰一墓之子孫吉凶禍福壽夭貴賤同乎
吾不敢謂然○山水一區形勝彌望如蜀之內江晉
之蒲坂閩之晉江皆縉紳淵藪謂非地靈人傑可乎然不能人人皆縉紳何邪
堪輿家謂點穴不錯絲毫是矣然一墓子孫皆鍾一氣吉凶禍福壽夭貴賤未
必人人皆同又何邪故擇地官先形勝以安死者之體魄而生者之福利非所
問朱元晦一代名儒乃不勝其福利之心而葬父母於兩地是平生之一迷也
吾不能爲賢者諱之○禮士葬不逾月今也子孫重利益惑年命各爭所欲遂
致數年不得入窀穸
不火其書禮法不行

陳龍正曰客問久停不葬者以不孝論何邪荅曰此爲借親圖福者罪也夫葬
固爲死者計而非爲生者也惟土能變化萬物非但草木雖金石之堅皆土氣
噓育而就莊生云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惟土能之五味入土能
失五彩入土皆敗化神奇爲臭腐土之能也荼薪朽止黍稷茂止化臭腐爲神

奇土之能也人既死入於土中常翕不開常靜不動骸氣與土氣相得使其質澤而不枯其色鮮而不敗其神安而不震驚及千百年之久而悠然返於空無惟土能之蓋亦有化爲神奇之義焉仁人孝子非不繫戀也非不能珍祕其先也惟宅之華屋襲之象牀被之錦繡皆非所安故雖帝王之貴哀慕既畢舍殿宇而即山丘覆以厚土誠見夫土之賢於華屋象牀錦繡也土氣誠得則其所變化衍而爲子姓華而爲富貴堅而爲眉壽秀而爲英賢非神奇之驗邪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人死斯惡之矣是藏其親者特掩人惡而已邪雖非圖福也亦爲人也墨之薄葬且已知入土爲安之實則葬固爲死者計而非爲生者也亦非掩人之見也子視親身誠珍之誠愛之是以藏之是以不敢苟藏之必且厚其棺堅其椁擇其地然後死者安而生者之心亦安故葬宜速也又宜慎也並行而不悖也而詭託正論苟且不擇地者其爲忘親又庸異於停親圖福者乎聖人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親之生也求悅其志雖竭力不爲奢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情自不能已也避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柴紹炳原葬論葬者藏也藏之爲言使人勿克見也孝子慈孫於親死而葬之不忍其有暴骨焉於是始死有斂斂而殯殯已而葬葬者掩藏之風雨霜露之勿侵狐狸蠍蚰之無齧也故藁裡而掩上世爲已愈於窪矣然則下坎上厚衣之以薪理諸中野不封不樹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此其效也中古聖人則又因爲之制易棺椁別城兆飾器具樹林木辨定月日加以封識使富貴貧賤各自殫其力本吾親體魄所藏宜庶厚毋薄義取諸大過以此後世乃流於術家者言顓陳形勢剖判地脈并厝陰陽其究極尺寸微注向背殊利而爲人子若孫者亦以幽壤精墳關生人禍福迺至親死不葬遷延擇地覬覦多端墳壟離析彼我相軋或爭奪利便數起獄訟又人是所師甲可乙否臨事熒惑謀同築室呼亦甚矣昔漢武帝時聚會占驗則有所爲堪輿家班固藝文志載形法六家中有宮宅地形二十卷事始萌芽不知何祖至晉之郭璞號能精此理術又祕莫可考當世譚者傳會影響指天畫地動成虛誕語云山川而能語地師食無所蓋言術家之窄得當也且先古聖王制作悉其聰明古凶趨避與民同患故自卜筮醫藥具有成書比於墳典假令相地卜藏果繫善敗聖作明述豈獨刪遺則堪輿一家正復奇中於道不足深論明矣周官有冢人墓大夫掌公墓即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以昭穆爲左右晉之諸大夫葬者畢於九原是不擇地也在禮凡喪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以次降殺是不擇月也春秋書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丙不克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是不擇日與時也往者地與月日時皆無可擇而葬以王公卿大夫世不失祿地卿之效罕有聞焉然則近今葬家書方隅向背度拘忌鬼神料指細碎事應荒忽徒此紛紛究何爲者哉如曰某地吉法當貴顯某地凶法當夭絕某方利宜於適長某方害宜於支庶某時雖不良當先落後榮抵掌而談若操左券合若契然此毋慮有驗有不驗即親死之謂何而因之以爲利也藉孝子慈孫不忘先人體魄所藏必求安土而居之揆之於道未爲無據是故擇地營兆卜日而行喜謹避烈風霆雨不能襲役遠巖險渚澤衢路恐其崩落停汙踩踐爲異日患也禮由義起於是爲盡耳而率於術家之說妄冀非分遂至坐失事會祖父遺骸踰時野次夫禍福在天廢興由人而假先亡抔土以希不可知之利澤轉相濡滯暴露不收是乃罪之大者矣焉呼豈不痛哉柴生曰予家自宋南渡以來葬道凡數處其居南山者先世皆用族葬至贈中書公始葬孤山而先觀察祔焉已而先伯光祿武選兩公暨學博先府君後先捐館重於卜地窀穸未圖蓋積有年矣歲壬午予乃創議從史羣從間遂舉先匱各以昭穆祔葬一時鳩工於是光祿公葬孤山之左武選學博公葬南山之左之右大事既訖衆宗無他頃者予遭亡婦變念北遺言欲就南山祖塋下幽地購而埋之或有以堪輿之說進者予謂彼婦人知入土爲安耳且須之何時壤土惡不猶愈暴露乎且顧當世君子力追古道矯持末俗上行下化俾葬其親者務所自盡地上地下惟封樹是謹即長逝者體魄有所即寧而毋聽術家所眩多

此紛紜也故曰葬也者藏也作原葬

朱董祥論葬書人事之大莫大於送死送死莫急於藏其體而安其神先王知之故制為貧富可行之禮後之人子不考其禮之當為而妄求荒誕謀身之術則鬼神情狀有大不得已者矣夫人性本於天身本於地而生必由父母生有身心死有魂魄魂氣外於天魄降於地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然魂非死而遂歸於天也魄之歸地百年而後為土也人之身性雖本於天地必由父母而生則其生自有祖而有之故其死亦必自禰而祖而曾高而後乃歸於天喪祭之所以四世而盡神主所以五世而祧也始死而復招其魂也定期而葬藏其魄也死而不復則魂散魄腐而魂不安則亦散散則為厲子孫夭短宗祀覆絕皆由此也後世不明鬼神之理死不旋葬而暴露其體至有過重其體而輕其神者皆大鬼神之依矣故曰鬼神情狀有大不得已者矣先王之制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過則為暴露律曰惑於風水及託故停代著令自王公以至庶人皆三月而葬大夫士喻月近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禮曰未葬服不變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祥禫除服食肉飲酒從遊四方鳴呼安矣哉夫葬有厚薄有緩急未有公行停棄經年不葬者也厚葬者禮所得為財力不能衣周於棺縣棺而封稱家之有薄葬者禮分雖定以為盡心焉而為之稱家之有無緩葬者主喪者在外或疾病不勝然苟有遲久則以次代之未有經年輕棄者也古之人所以奔喪有先之莫哭也急葬者或時值變故或身家多難斂畢即葬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有是四者則貧富可行不待勉也後世不讀禮惑於陰陽家邪說卜日不告於祖不實諸著龜而拘於歲月日時之休咎山川岡阜之形勢乃卜也惟謀討子孫之利害而父母之安危弗問豈不悖與愚嘗謂陰陽家曰儒家之論風水甚備家禮所載極詳如須計後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勢豪所奪不為耕犁所及其為死者亦已至矣從未以子孫之禍福壽夭富貴貧賤為說也形體暴露則神魂不安子孫夭絕根本失則枝葉彫謝必然之理也遵禮速葬而反禍則先王之禮亦害人之具而已矣胡為三

一代以來聖賢大儒無不諄諄以葬為急也哉故嘗論風水之理譬諸置椅卓於室或南北或東西所向必正地有高低則以墊瓦厚薄平之不偏側也至飲食餚饌必由內備非平正椅卓即可致也今以風水之善不善為子孫禍福壽夭富貴貧賤是平正椅卓而生飲食餚饌也不亦誣乎夫禍福壽夭富貴貧賤人自求之耳循禮則受福妄為則受禍寡欲則多壽淫奢則短夭務本節用而自富勤學不倦而自貴反是則貧賤其於風水何與哉嗚呼聖賢之所以不擇時不擇日而急於葬親者以人子之年非必同於父母之壽也不幸旦夕而死則父母終於永棄矣況人死之歸土猶生之居室飲食不可少闕也死而不葬而曰貧乏不能待有而為風水不善擇美而舉是猶事父母者不與居室而曰俟富而營以黃屋不給飲食而曰俟貴而供以五鼎有不飢寒而死者鮮矣司馬光曰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又曰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此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葬之耶豈不大可痛歟哉○昔劉向諫起昌陵述古聖人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以薄葬而久安著宋桓司馬吳王闔閭秦始皇無不厚葬而速禍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夫天子士庶人一也三代以下諱言鬼神故其理不明而陰陽邪說得以鼓惑之山川時日欲以人謀亂其吉凶而易其休咎富者越禮僭肆貪者妄求停棄破產敗家遺失尸柩莫不由之甚至一墓也此禍而彼福此利而彼害同氣相爭昆弟攘奪豈不愚哉夫葬也者藏也藏其形體而使神安於主也古者墓無祭謂魂氣不依於魄也春則場之秋則封之翦除其荊棘增其土使之完固可久而已古之聖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亦此意也廣其地工其塋壙築臺榭起宮室不惟後世為勢豪所奪子孫貧困自必棄焉即不然賦役重而追呼迫生者不寧則死者不安由此觀之葬之宜薄而不宜厚也古今所同利也天子庶人一也後之人舍其利而趨其害其亦弗思焉耳嗚呼人之死也速葬循禮則安停柩厚葬則多危惟薄則可速欲厚則遲厚葬者發掘之媒停柩者委棄之漸可不慎哉○物之成也有時愛而畜之者必於其成而遂藏之可固久而不敗稽成於冬則

藏於冬麥成於夏則藏於夏黍稷菽果無不以其成而遂藏人之葬也亦然葬藏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其不同者治具有豐省會送有遠近貴賤有隆殺也天子諸侯之葬雖遠於士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以下三日而殯不相遠也殯葬道也殯而後葬猶立重以易主也重以寧魂殯以定魄故曰殯葬道也嘗考葬之載於書者莫詳於春秋然不能盡述舉其自春而冬自正月以至十有二月者各略言之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十有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莊公元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有三年冬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宣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成公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襄公九年夏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秋九月葬衛獻公昭公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定公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由此觀之葬未嘗擇月擇日也隨死者之吉凶不推死者之生卒而以生者之年歲干支是為生不為死也甚至信葬師之言葬師曰利不惟後日之五患亦不計即目前之五患亦不為顧近道路者葬之近城郭者葬之近溝池者葬之近耕犁者葬之近勢豪之宅地者葬之一曰不利則停棄不葬公行祥禫鳴呼何意也夫有知有識乃謂之人藏父母之形體不遵先王之禮當代之制而聽之陰陽巫術其知識亦可悲矣春秋者孔子之刑書與禮相表裏者也書葬必先書卒蓋謂葬不可緩而月日有定隨其卒而不易寒暑無間金革之事不得奪故自正月至十有二月自春而夏而秋而冬無時不葬無月日不葬也此皆諸侯之禮也諸侯五月而葬非有大故不敢過僭天子之禮況大夫以下皆三月而葬而反僭過於天子七月之制乎是以經年不葬而律重治其罪也夫喪有本末有始終哀者喪之本服者喪之末也葬者喪之始祥禫者喪之終也徒服而不哀本失矣務末奚為不葬而祥禫未始也何以終之噫夫物之成也人苟愛之必隨藏而不久停父母之形體乃以生者之故久停而不葬豈屢親不若愛物哉

張栻題贈地理卷後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今之談地理言夫景純既能知水之為陸乃不能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以自全何哉蓋吉凶由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善之家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苟不求諸我而徒求責富貴利達之報於彼終無已夫建溪吳叔靖學景純之學游士夫間然叔靖固非誤人者正恐人不自脩反誤叔靖耳語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叔靖以此語人必以予語為然而汲汲乎人事之自脩則

叔靖之術因是而益驗矣

乾學案張南軒云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今之談地理者率以爲印龜而後漢索安傳初安父没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此即後世地理之說則後漢時已有未必始於景純矣

胡翰風水問荅序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遊最久嘗有志當世克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而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餘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荅書成示予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爲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祕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爲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宗祖之神上參於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幷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爲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

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箕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感也書之於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宋濂慈孝菴記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自世道既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骼足以覆燾乎後昆謂福祿賤貴盡繫乎岡巒之離合丘陵之偭嚮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專竊墓大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亦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居室之旁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違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繆妄也哉子方為斯歎而同里張君榮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既沒葬於家東北

一里黃隖之原既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藟之使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寧也迺於父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竁以俟而別建菴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知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願有聞也嗚呼予嘗歎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予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邪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舌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說可以漸復矣矧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有污於先人者

治異其兆域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共不繫於地也昭昭矣奈之何怵於淫書末技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邪庸因請記菴之成緒而據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顧湄咫聞錄葬書中有八卦五行經說於黃帝所作豈黃帝時已有其術邪周禮辨兆域正墓位尚書卜澗東瀍西毛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周時固有之矣而禍福之說無有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後漢吳雄營人所不封上擇葬不問時日趙興不卹諱忌故犯妖禁而兩家子孫益用豐熾陳伯敬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後不克考終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則後漢時已有師巫禍福之說而信與否則存乎人也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三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四

繹文讀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葬考三

薄葬

檀弓成子高寢疾注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注遺慶封之族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注不食謂不墾耕方慤曰子高之愛人可知觀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以亦多乎

漢書張湯傳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朱雲傳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

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棺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
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
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
薄葬送終之義
樊宏傳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
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
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
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謝夷吾傳夷吾轉下邳令預自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
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楚國先賢傳韓暨將終遺言曰夫俗奢不之以儉儉則
節之以禮歷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也若曹敬聽吾
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
增益
張奐傳奐光和四年卒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
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縣牢以密釘為不喜耳
幸有前寇朝隕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
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楊震傳震罷太尉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
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
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
因飲酖而卒
范丹傳丹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

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乾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吾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周磐傳磐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縣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縣封謂直下棺不爲挺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盧植傳植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

趙咨傳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尸也欲令速朽蚤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迺遺書敕子胄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迺有掩骼埋胥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椁椁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椁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殷人棺椁古史考曰禹作土堲以周棺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翣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翣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旁也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

也斂以衣服斂尸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殯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殯三月而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庶人棺椁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上三十稱衣單復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隳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埏道于之葬禮也諸侯則縣柩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也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斂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葬卬之山滿坎無窒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椁歸即葬

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
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
謝承書曰名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名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黄土細
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
以擁其上子脩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
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梁商傳永和六年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
多福生無以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
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
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
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以時服皆以故
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家開即葬祭祀如存無用三牲
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
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裴潛傳潛薨遺令墓中惟置一座瓦器數枚其餘一無
所設也
王觀傳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
晉書安平王孚傳孚臨終遺令葬棺單椁斂以時服
王祥遺令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
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
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
斂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
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壟穿深二丈
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
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
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

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諸子皆奉而行之

石苞終制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邪諸子遵之

杜預遺令古不合葬明乎始終之禮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勸焉其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有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歲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是皆用洛水

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
棺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王隱晉書庾峻遺敕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
擇日珉奉遺命斂以時服
晉常璩華陽國志梓潼景鸞遺令葬不設衣衾務在節
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晉書夏侯湛傳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服玉食窮滋
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生不
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南史王微遺令薄葬不設輴施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
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
之無子家人遵之
梁書顧憲之臨終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
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於天骨
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
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
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
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
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
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
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
南史梁孫謙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
求聞達而仕歷三載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
非吾志也士安束以篷篠王孫倮入后地雖是匹夫之
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容身壙足容柩旐書爵里

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儭輭牀裝之以薦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簟裝輭以篾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沈麟士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斂仍移布於尸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米裙衫先著袴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輭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子孫奉而行之州鄉皆

稱歎焉

陳書姚察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上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麤麤車即送厝舊塋北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盞日設齋食果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謝貞病亟遺疏告族子凱曰氣絶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南史琅邪王敬肩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

旒一廬麤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絶便沐浴籃輿載尸還
葬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脣外
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脣令其息崇素氣絶便
沐浴藉以二廬麤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
賢夫玉匣石椁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
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
戮尸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
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舍兩取以達父
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
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
到溉傳溉臨終託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絶便斂斂以法
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
劉杳傳杳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
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
劉敞傳天監十七年敞著革命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
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
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
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
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坐常難卒
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
不裸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
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丹斂畢便葬爰珍無設
几筵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絶壙壟康
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為吾人而尚華泰
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絶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
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

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敛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甎甓不勞封樹勿設祭奠勿置几筵其烝嘗繼嗣言象所絶事止余身無傷世教

顏之推家訓終制篇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甎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絶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無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汗萊無復子遺還彼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旁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使汝等沈淪斯役以為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斂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氈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楥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甕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埽左右前後隨為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惟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

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刻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極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壞以致湮沒也

北史程駿傳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簿斂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

雷紹傳紹武川鎮人也及死日敕其子曰吾本鄉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

蘇綽傳綽仕周爲大行臺度支尚書大統十二年卒於位周文痛惜之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讓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

舊唐書魏徵傳徵薨太宗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

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
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

唐書蘇瓌傳遺令薄葬布車一乘

舊唐書封倫傳高祖常幸溫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
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何益
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為厚葬故
百官衆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
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為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
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為
薄葬

盧承慶傳臨終戒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
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椁墳
高可識碑誌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

蕭瑀傳瑀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絶後可
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冀其速朽不
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
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

孫思邈傳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
牢

王績傳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預
自為墓誌

李勣傳勣遇疾謂其弟弼曰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
惟以布裹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
副死儻有知望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
帳用皂布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
匆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違我言者同於戮尸

南唐書李建勳傳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唯建勳冢莫知其處

宋史皇祐三年荆國大長公主疾亟戒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

宋祁筆記吾没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鶴氅紗表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憊然朗朗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虚可腐敗者合於黄壚下什無窮吾尚何患掘冢三丈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麪二盦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革履自副左列吾誌右列吾銘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足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賵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著者非千載久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喪之詔塋以繒布纏棺四翼引勿得作方相倆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慎無妄編綴作集

徐積節孝先生集禮云葬欲其速朽欲體魄早歸於土也故棺不貴厚近世用厚木使體魄隔絶數十年不朽非禮也古人懸棺而葬不為地道又記曰封之崇四尺

則古之四尺今之一尺有餘耳近世用地道與墓務高廣使後人妄意其中往往啓盜之心於死者殊無益也二程全書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冢者相繼而淳夫獨完

張爾岐續篤終論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璠瑚璉比之暴骸文公厚葬若秋以為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捐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仝齎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余絞韜冒之屬尚不必備又況所謂玉鏤金匣金蠶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戒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偏不敢以闕也夾道之幡慢鏡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為陋於是嘲轟啷啞之聲豔麗詭異之飾雜遝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井而後快於心焉而後之人又相率而為之不能不為也夫如是則其為費也豈特十年節約而已哉然則如之何曰莫若為之有制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理其心猶欲為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為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哈笑不近於倫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偽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為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間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斂穿棺椁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為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強焉況於慊慢之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勿靈以象生乎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為幢旛縣之僭何為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王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練祥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慟而舞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苫塊之次墓有主宿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武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尚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櫝窶人子之所為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挽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為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贏葬

漢書楊王孫傳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

欲嬴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其心又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嬴葬今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嬴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嬴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蔽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周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欲朽為枯腊千載之後槨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殮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周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之也祁侯曰善遂嬴葬

三國志注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

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
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
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
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朽
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
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
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
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
欺覭夭為鳧没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恢陰陽甘夢太
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尸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
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
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
殺人以殉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

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
孫為戮尸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
哉吾以材質淳濁汚於清流昔秦國恩歷試宰守所在
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
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
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
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
而有知吾將尸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豫掘坩戒
氣絶令二人舉尸即坩絶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
祭之賓無設撙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
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汝南先賢傳袁閎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棺槨但著禪衫

疏布單衣幅巾襯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塹爲藏
皇甫謐篤終論玄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
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
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
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殞不期慮終無
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
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得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
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於地是
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并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
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
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藏尸棺椁所
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
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
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
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
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豈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姦心
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
人之不得見而大爲棺椁備存器物無異於埋金路隅
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
姦心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環或捫腸
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
又無有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鋼南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
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
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

生故吾欲朝死夕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脩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制為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既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妄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眞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知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王楙野客叢書楊王孫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裸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較恒司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言贏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臨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幬題湊中者梓棺槨椁貧者畫幅衣袍繒囊緹橐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廢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殫誇送死殫家遺嫁滿車富者室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竭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家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棹者東園秘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臨鐵論意同〕

唐書傳奕傳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鳴呼遺言戒

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贏葬

厚葬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注燒蛤為炭以實壙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疏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閩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閩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御濕是用蜃以塞壙也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為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茅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也阿棺有翰檜注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也○疏周禮匠人云殷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structure也是謂四注椁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方而實土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大夫以下則無四阿釋詁文孫炎云會合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是其餘故以為旁飾與上飾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注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注若言何用為臣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璠璵斂注璵璠美玉君所珮孫行君事珮璠璵祭宗廟今父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注案昭公初出于乾侯平子行君事嘗珮璠璵欲用以斂以珠玉纏各二不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乃止

論語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江表傳孫皓左夫人張氏死皓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

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
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
葛洪抱朴子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
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
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
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列侍靈座皆刻
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
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
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
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
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
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舊唐書李光進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
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李義府傳龍朔二年義府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
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
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
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
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以下爭致贈遺
其羽儀導從輜軿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
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
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元典章至大元年十二月龍興路奉江西行省劄付備
泰州路備錄事司申照略案牘涂全周呈嘗觀聖經有
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衣足以飾身
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又觀漢史則曰仲尼孝

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隴彌高發掘必速夫聖賢豈不欲厚葬其親厚之者適所以薄之也竊見江南流俗以侈靡爲孝凡有喪葬大其棺椁厚其衣衾廣其宅兆備存珍寶偶人馬車之器物亦有將寶鈔藉尸斂葬習以成風非惟甚失古制於法似有未應每見厚葬之家不發掘於不肖之子孫則開鑿於強竊盜賊令死者暴骸露尸良可痛哉如蒙備申上司禁治今後喪葬之家除衣衾棺椁依禮舉葬外不許輒用金銀寶玉器玩裝斂違者以不孝坐罪似望無起盜心少全孝道惜生者有用之資免死者無益之禍若準所言誠爲敦厚風化呈乞照詳付此申乞照詳府司看詳涂全周所言理宜禁約事于通例乞照詳

陸劍鄴中記永嘉末盜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鑪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

晉愍帝建興中曹嶷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

乾學案古之厚葬者不可悉數厚葬而遭發掘亦不可悉數以其非喪禮所關故不盡載舉此數端而厚葬之謬亦可概見矣

生壙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吾欲葬焉濾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漢書注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遠久之意

荀子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壙如也鄭如也則知

所息矣

漢書張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後漢書趙岐傳岐老病留荆州就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冢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

西京雜記安定眞善算術成帝時眞常自算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鼈上孤櫝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焉

二國志曹植傳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

塋為墓遺令薄葬

北史傅永字脩期嘗登北芒山於平坦處奮矛躍馬迴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敕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唐書姚崇傳崇終夔王傅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壙曰復眞堂中劉土為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勗文獻公崇之玄孫）

舊唐書李源東都留守忠烈公愬之少子年八歲為賊所俘轉徙流離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授河南府參軍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昏娶不食酒肉乃依惠林寺僧寓居一室垂五十年先穴地為墓預為終制時時偃仰於穴中長慶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穆宗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

絹二百匹皆辭不受

唐書李適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時士貴其達

五代史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陶穀蕉窻雜記石補闕王正己四十四致仕豫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日見之常達死相滅除貪愛耳壽七十八無疾而逝

王闢澠水燕談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豫卜為窀穸名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虞